通志堂経解

ロ仁12
1411
297

門 □ 12
卷

則堂先生春秋集傳詳說卷第三

桓公上 名允惠公子隱公弟桓二九年即位

元年春王正月

穀梁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伊川曰桓弒君而立不天無王之極書春王正月公即位以天道王法正其罪也合穀梁程子之說而見聖人意矣此春秋誅討亂賊始見於魯事者也桓以臣弒君以弟篡兄罪大惡極而魯之先君也夫子脩春秋雖以誅討亂賊爲事

而於魯之先君不容直正其罪故特立爲此法以垂示萬世書王書正書即位皆所以也桓在位十有八年書王者四年不書王者十有四年書王者四年不書王者十有四年書王者桓無王與王不能以王法正明王法也不書王著桓無王與王不能以王法正天下也誅魯也亦責王也元年書王謂王誅當即加位非篡賊所當久居也二年書王憤魯誅之未及而宋亂又作也至三年而王朝不聞有誅殛之命而宰渠伯糾又將下聘焉王法於是埽地天下爲無王矣自是不書王者七年至十年正月書王則以天道一周三國又以兵向魯意其奉王命來討而復不能也至十八年桓見殺於齊乃復書王

正月言王誅雖不加於篡賊而天理未嘗終泯其死於齊是亦討也聖人於桓之弑隱以爲中國一大變故是以書法特異於他曰或者以不書王爲簡編之脫誤春秋無深意不亦鹵乎或曰宣之弑赤與桓之弑隱皆弑也而春秋書法不同何哉曰春秋初年王室雖衰王綱猶未盡弛故聖人以討賊望周歷三四傳中國愈亂弑君篡國者相踵王卒不能問而齊晉之霸業興矣征伐之權在霸討賊之事在霸魯慶父宋南宮萬之誅皆齊桓命之誅而後即正典刑故春秋許之以霸討而望之以維持世道之事自是而後見之書法以責王者而

責之霸與初年少異且宣之爲弒與桓事亦有不同異著于下餘義又見二年正月

公即位義已見隱元年不書即位

穀梁曰繼故不書即位正也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繼故而書即位則是與聞乎弒也先君不以道終己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恩於先君也范氏曰推其無恩則知其與弒與弒尚然況親弒者乎愚謂春秋比事以見褒貶隱不書即位所以明隱之能讓也桓書即位所以著桓之爲篡國不當即位亦明矣春秋所以書即位絕之也絕之於名教所以大誅斥之也是

時衛州吁齊無知皆以公子而弒君篡國與桓同惡者也春秋於其弒也去族而書殺名其爲賊所以大誅斥之也學者比事而觀可以見春秋用法之權衡矣或曰桓弒君篡國之罪固無逃於戮然其爲君也非受命於厥父乎曰否桓非有父命也魯惠公暮年溺於私愛或有立桓之意而未見於事也故惠卒而隱遂立左氏謂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奉之者隱公也非惠公也惠公嘗有治命曰以桓爲嗣穀梁謂既勝其邪心以與隱者事之實也特隱公爲矯激之行欲以讓桓穀梁所謂探其邪心成父之惡是

也使惠公確有立桓之志必將明示意向於生存之時隱將有蒲屈之難國可得乎今惠終隱立魯國之人不聞有非議之者而謂桓公以父命當立決無是也此義惟穀梁得之已詳見隱元年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春秋初年弒君篡國者皆求援於強鄰以庇其身而免於討桓之爲此會求援於鄭莊也是時宋齊鄭爲強國而鄭莊者以善用兵之故尤爲諸侯所畏服故桓於篡位之始首以是求之書公會鄭伯于垂魯乞盟也書鄭伯以璧假許田著鄭莊乘魯有急要賂而與之盟也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

專者謂鄭人以祊易許田非也是時鄭宋搆兵無寧歲鄭急於得魯爲援故渝平於前歸祊於後而無所靳至是魯桓弒君篡國懼四鄰仗義致討卑屈以有求於鄭鄭莊入璧假田以鴻毛之微要鈞石之重因其有罪脅而取之非以祊求易也歸祊之罪在於以天王之壤地而假田後先五載歸祊之罪在於庇鄰國之亂賊而邀厚利結私好假田之罪在於庇鄰國之亂賊而邀厚利兩書皆討其事實異若以易田爲言則合二事而爲一鄭莊受田黨逆之罪晦而未明失春秋書法之本旨故不得不辨或曰此割地賂人而以假田書其無譏乎曰田非璧之所可假也不以賂書而

以假書爲魯諱割地也餘義又見宣元年取濟西田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三月會于垂可以盟矣而未與之盟歸未一月乃爲此盟春秋繼假田而書及盟譏賂之以田求爲此盟也魯桓割地賂人以逭篡弑之討鄭莊受地與盟而庇其篡弑之罪春秋比書其事不加貶斥而義自見矣嗟夫衛州吁之弑其君也魯隱宋殤爲之出師會伐鄭以定其位今魯隱見弑於其弟鄭莊逼弑賊取其田而與之盟宋殤見弑於其臣魯桓三國受弑賊之賂而成其亂出爾反爾後先一轍又其後魯桓斃於齊襄其子事讎終厥身不

不敢報鄭莊雖僅克自全而嗣子忽終殞於賊臣之手國大亂幾三黨賊爲利者亦知所懲戒矣

秋大水

秋不著月而書大水槩一秋而言也書大者變常之辭也傷民害物而後書凡旱乾水溢饑饉蝝螟異乎常災是以書大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見隱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與夷立初見隱公三年葬宋穆公再

穀梁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春秋初年聖人猶望天王以討賊之事故於書法而深

注意焉元年書王所以正魯桓篡弑之罪也二年書王則以魯之篡賊未討而宋亂又作篡弑之禍接跡而起深有望於天王赫然發憤正二賊之戮而桓王略不以是為意而魯允宋馮同惡相濟乃為會于稷以定篡竊之位上而天王既不能伸王法以正天下次而方伯連帥皆黨兇怙逆惟利是謀中國之大將胥為夷聖人為此懼既於歲首書王以正之復於是年三月書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篡弑之賊與預會之諸侯咸在所討春秋書法可謂深切而著明矣或者乃曰周自東遷已不能號召方國今春秋以討賊之事責之桓王其如諸侯之不稟命者何曰是不然五年桓王伐鄭以師從者猶有蔡衛陳使是時王能以誅討二篡號召天下名之正言之順諸侯大國必將來會允馮督彊可坐而翦也惟其無志於此王綱日壞主威日削兇彊日繁曲沃以支宗而篡晉陳佗以庶孽而干嫡鄭突挾強臣之援而逼逐其君兄衛朔挾五國之援而拒違王命無知弑襄桀彌及閔綱常埽地君父兒戲弑子儀宋萬弑捷文姜弑桓慶父弑般所為作為是故耳

及其大夫孔父

此春秋誅亂賊崇死節之始事也公羊謂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督將弒君先攻孔父而殺之君尋及焉得春秋表章死事之意矣左氏乃謂督慕孔妻之美而殺其夫公怒督懼因是弒君杜氏從而爲之說曰孔父内不能正家外取怨於百姓禍及其君是以春秋名之此以書名書字爲拘而強求其說雖排陷死節而不顧失之遠矣劉原父曰父者名也君前臣名禮之大節較杜說爲通然名之與字千載之下本不可深辨以是爲拘而強求其說恐失聖人脩經之本旨已於綱領明例詳及之

滕子來朝

小國朝於魯滕以侯爵稱子杞以公爵稱侯或稱伯或稱子薛以侯爵稱伯諸儒爲說不同杜氏范氏以爲時王所黜是時王綱已頹陵者有之未聞其能黜也胡氏謂魯桓負篡弒之大惡凡民罔不憝已不能討又先鄰國而朝之是反天理肆人欲與夷狄無異而春秋之所深惡也故滕以侯爵降而稱子此一說也伊川謂滕本侯爵後服屬於楚降稱子狄之也服楚者多矣而滕獨見黜何耶木訥謂諸侯自貶損其爵以事大國不欲與大國抗禮也審如是春秋何不爲之正名乎此說尤不然

東萊呂氏曰此錄春秋者之誤也借使聖人脩春秋之時黜陟諸侯以爲賞罰何以置強國不問而獨區區於小國哉蓋晉楚齊秦諸大國顯者也故無誤小國微也故多誤此說較他說爲通當從之程子胡氏之論有益世教但當時諸侯大國犯上干紀者甚衆春秋未聞有所降黜而獨施之於一二小國以是知其猶有可疑耳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此春秋誅討亂賊併及其黨明正刑書以示後世聖人之特筆也穀梁曰以者內爲志焉爾公爲志乎成是亂也此成矣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焉於內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四國爲會于稷以成宋亂而春秋責魯之意居多則爲此會者魯志也魯桓貶君之大惡王誅不加乃復因宋之有亂同惡相濟以爲此會故魯桓之罪視三國爲重夫宋之亂已成而春秋書會于稷以成宋亂者何哉蓋督雖弑君而馮之位未定也今三國爲此會將以謀宋而徼利而馮之位於是始定督之罪始得無討故成宋亂者三國也所以使三國之成此亂者魯也穀梁曰以者內爲志又曰公爲志乎成此亂深得聖人之意聖人於魯之大惡不得爲之諱也陳止齋曰向也合五國之君大夫以定州吁而州

吁迄于討今也合四國之君以立華督相宋自是而弑君之禍接跡於天下四君所爲也春秋衰敗至於變文而嚴矣向也五國之君大夫書之復書之終春秋僅一再見焉以變文爲未足而直言其所爲舍此無復見者矣陳說善矣春秋二百年會而書所以爲會之故唯此與澶淵而已而澶淵之會特曰宋災故論者以爲舍蔡之大惡不討而以宋之常事會諸侯故春秋責焉今四國之會直書曰以成宋亂其誅斥之法嚴矣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穀梁曰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

其祖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爲弗受也郜鼎郜之所爲也曰宋取之於宋也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郜大鼎公羊曰此取之宋而謂之郜鼎何器從名地從主人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郜鼎戊申納于大廟何以書譏遂亂受賂納于大廟也愚謂前書成宋亂者兼責四國也此書取郜大鼎納之于大廟專責魯也魯取鼎於宋而春秋目之曰郜鼎言宋始以不義取之故正其名而係其器於郜今魯復以不義取之故原其器之所從來而係之於宋取之宋非所當取而取也納之大廟非所當納而納也魯桓身弑其君大惡未討乃成人

之亂取賂而退復陳其賂於廟廟者祖宗神靈之所宅周公魯公之典章法制於是乎在郜之鼎宋之賂胡爲乎至哉是之謂納不受而強致之義也當是時周室衰微刑誅不加於亂賊聖人秉筆誅姦以一字爲褒貶斧曰成宋亂曰取郜鼎曰納于大廟所以明刑書而示後世皆聖人之特筆孰謂春秋因魯史之舊而無所損益乎

公穀作紀

秋七月杞侯來朝紀隱二年紀稱子此稱侯范甯以爲公穀以杞作紀時王所進何休以爲天子將娶於紀而封之竊以爲簡冊之誤周娶紀女未必封也穀梁謂朝時此

其月者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於是爲齊侯陳侯鄭伯討數日以賂已即是事而朝之惡之故謹而月之惡之當削其爵以示貶如滕子來朝是也今以子陞侯非貶也胡氏曰是時齊欲滅紀紀求魯爲之主非爲桓立而朝之是以無貶然以子陞侯竟未得其說其簡冊之誤也

蔡侯鄭伯會于鄧

左氏曰始懼楚也楚羋姓顓頊之後有鬻熊事周文王成王封其曾孫熊繹于楚居丹陽熊達十九年隱之元年徙居郢使人請于周求加爵王弗許遂僭號稱王是爲熊達武王自是始爲中國患蔡

鄭與之爲鄰懼而謀焉以爲此會楚日益強大莊十年敗蔡執獻舞十六年滅鄧不三十年與中國爭衡鄭被兵無寧歲以迄于春秋之終鄧侯者熊達之舅而首滅之不謂之夷可乎是會也春秋著夷狄亂華之始故書 義又見莊十年荊敗蔡

九月入杞

來朝者紀也今入之者杞也紀方自託於魯以爲存亡之計必不失禮於魯魯胡爲伐之此書入乃杞也左氏以入杞在來朝之後遂謂杞侯來朝不敬故歸而伐之似出傳會書入杞必自有故傳所不載姑缺其疑 餘義見明年會杞侯于郚所會之杞即今所入之杞

魯桓以篡弒得國今即位二年方伯連帥未聞有聲其罪而討之者而篡賊反以兵加於二王後其無忌憚亦甚矣此入杞公之入也不書則也不與篡賊以兵入人之國也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穀梁曰桓無會而其致何也遠之也范甯曰桓會甚衆而曰無會無致會也弒逆之罪非可以致宗廟而今致者危其遠會戎狄喜其得還也愚謂前此桓出會諸侯其返也不致今而會戎特爲之致非喜之也爲其幸而獲免特書以志之耳陳夏蔡般之弒其君中國無能討之者夷則討之今魯桓

弒君天王微弱中國諸侯皆預於亂無有能討賊者矣桓會我于唐我若有人猶將討之今而得歸倖也故特為之致春秋以地致者四而已此及文十七年定八年十年說者以為皆魯地

二年春正月（義見元年二年）

歲首不書王或以周家不班曆或以為文之脫誤非褒貶所存而桓公三年以後歷十四年不書王謂為缺文不可也謂為不班曆亦不可也胡氏推本程子之說曰桓弒君篡國于今三年諸侯之喪事既畢是入見受命于天子之時而王朝司馬不施殘執之刑鄰國大夫不聞有沐浴之請亂臣賊子肆其兇逆而無所憚人倫滅矣故自是不書王見桓之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其說正矣或乃曰周既衰矣天王失政不王不自桓王始矣以是責王無乃非所可責乎曰王室微弱不能誅討亂賊春秋望之而未責也元年二年猶書王望之也今魯隱喪事既終逆桓未能入見天子而明年春宰糾銜命下聘自是再三聘當誅而獎王綱盡壞天下不復知有王自是併不書王示天下之無王也孰云非所可責而責乎

公會齊侯于嬴

左傳曰成昏于齊也杜注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

會而成昏非禮也魯桓以篡弒得國懼方伯之有討而乞昏于齊以爲此會夫昏姻之有媒妁所以別嫌明微重大昏之始今魯桓親爲此會以締好於強齊匪媒而昏昏不以正也越竟而會會不以正也使其私人往逆逆不以正也爲齊侯而親迎迎不以正也是以春秋於贏之會謹之會謹而書之以見禍敗之所從始是時鄭莊善用兵齊爲強國故桓以賂結鄭以昏求齊所以追弒君之討而終殞于齊天也非人所能爲也○其後莊公躬納幣於齊以盛飾而尸女恣爲淫行無復羞惡造端實始此父之行于之效以致敗倫亂國歷數傳而

未已可不謹哉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穀梁曰胥之爲言猶相也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爲近古也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何也不以齊侯命衛侯也公羊曰何言相命近正也此其爲近正柰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愚謂自入春秋書會書盟者有矣書會而不盟書盟而不會者亦有矣此忽變文書齊衛胥命其必有異乎爲會爲盟者矣荀卿言春秋善胥命與公穀近正近古之意同蓋胥命者以王事胥相命而莫或敢先也莊二十一年傳王室有子頹之亂虢公鄭伯胥命于弭

是其義也方霸之未興人自爲謀無所統一私相會盟非春秋所貴也及霸之既興盟主以其威力相控制諸侯以方伯而行天子之事亦非春秋所貴也是故晉命而不敢有先爲春秋之所貴此出於聖人之特筆非因舊史而書也劉氏謂諸侯不請于天子自相命非正也恐非經意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左氏曰杞求成也去年九月魯以兵入杞今而求成爲此會案左傳注杞乃二王之後爵爲上公而經稱杞伯或稱杞侯諸家俱未有的說何休輩爲公羊之學以爲夫子黜周王魯以杞宋爲二王後降杞同於庶國繆妄不經然終春秋之世杞未嘗稱公經之一疑也公羊以杞爲紀亦未知孰是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義已見隱三年

日食義已見隱之三年此書食既之始也曆家謂日月交會月掩日故日食食既者正相當而相掩也春秋書日有食之既志其異之大者也陰盛于陽太陽爲之失光晝晦其爲異大矣當聞長老言日食既京師見之千里外不皆既或千里外見其既京師不之見以爲君德時政之所感至乙亥丁丑二歲親見食之既先是太史定爲食五六分已而食既晝晦星見及有自四方遠外來者乃云食

及五六分不既不晦然後知天文示異巧曆有不能知者○或言朔或言朔或不言朔或書日或不書日傳曰失之前或失之後者朔在前也謂朔日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謂晦日食不書朔不書日夜食也其說謂日始出而有虧傷處知其食於夜愚謂日未有食於夜者縱在子丑時食亦當爲朔食何以謂之晦食或書朔或不書朔或日或朔日俱缺曆官廢職國史廢書春秋因之而書亦以譏其國之無政不必強求其說

公子翬如齊逆女

翬者桓所與共爲弒篡之人爲桓謀所以定其位者乞昏於齊今而逆女豈無他人而使翬逆焉使之重自結也春秋於隱公世去翬族以正其弒君之罪於桓公世乃復稱公子非録之也明其與桓共爲逆也若曰翬者國之大賊而桓之私人也此春秋用法於魯之始事後多倣此所謂不誅之誅不斥之斥特用之於魯其言微矣○內逆女有親迎於其國者莊也文也有以大夫逆者成也宣也有以大夫逆而公親迎于途者此也得於禮者是爲常事不書其書者皆違於禮者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義已見隱二年紀裂繻逆女

穀梁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

不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言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送女踰竟非禮也或曰齊侯送女于讙非禮也公會齊侯于讙不曰古親迎之遺意乎曰暈之往迎公固無親迎之意及聞齊侯親送姜氏乃遽往會于讙則公之出也為齊侯而出非為親迎而出於禮則似是而用禮之意則非也親近之禮或往其國或在吾館送于讙會于讙齊與魯胥失之是故書

夫人姜氏至自齊

穀梁曰不言暈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于齊侯也

孫泰山曰公受姜氏于讙不以讙至者不與公受姜氏于讙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書弟義已見隱七年

此仲年之來為致女故書杜注古者女嫁使大夫隨加聘問存謙敬叙慇懃也成九年季孫行父如宋致女與此同在魯曰致女在他國曰聘書使其弟者因隱七年而書也

有年

公羊曰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大有年何以書亦以喜書也穀梁曰五穀皆熟為有年傳注多以為春秋為年豐故書惟後漢賈逵景伯云桓惡而有

年豐異之也言有非其所宜有伊川取之曰書有年紀異也人事順於下則和氣應於上桓弑君而立逆天理亂人倫天地之氣爲之繆戾水旱凶災乃其宜也今乃有年故書其異宣公爲弑君者所立其惡有閒故大有年亦書深得聖人書有年之意公穀陋矣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有年大有年必不止此舊史往往悉書之聖人以其爲常事削而不錄特存二君之有年大有年者言有非其所宜有此所以謂之異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左氏曰公狩于郎書時禮也杜注冬獵曰狩行三驅之禮得田狩之時故曰書時禮也周之春夏之冬田狩從夏時甚哉元凱之曲徇丘明也春秋常事不書非時及越禮而爲之則書以示譏凡蒐狩不書公書公皆譏此書公狩譏以夏正之春而狩非其時也愚於此又得夏時之一證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義已見隱元年宰咺來

隱元年宰咺賵仲子此宰渠伯糾來聘魯桓惟劉原父胡文定著義爲正劒氏曰春秋於大夫莫書其官至冢宰獨書之以此見天下之任之最重宰天下者莫名至糾獨名之以此見天下之最備周公作周禮冢宰固以當善誅惡進賢起不肖爲職今銜命下

聘逆人書名所以貶也胡氏之論與此同且曰桓
賜仲子糾聘桓公其事皆三綱之所係然桓獨稱
官糾兼稱爵者桓初得政未受封爵而糾則諸侯
之入相者也任之重責之深於此可見或曰隱元
年之責桓春秋欲以天起義故於王無責今也復
責糾而不及王義何居乎曰春秋之義君有過先
責其宰桓與糾居大臣之位既不能正諫又將命
以出重有責也乃若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
命王不稱天責在王也榮叔非宰故不與桓糾同
其責

是歲秋冬闕

左氏杜注曰春秋有空時而無事者今不書秋冬
首月闕文也公羊何休注乃曰桓無王天子不能
誅又下聘焉故闕二時以示貶論雖正或以爲求
經太過胡氏頗有取焉曰桓弑隱而立周天子不
能正大司馬九伐之法乃於四年命宰渠伯糾下
聘逆人故去秋冬二時以見王不能用刑猶天道
有春夏之發生而無秋冬肅殺此猶可言也又七
年穀伯鄧侯來朝皆書名是歲亦闕秋冬胡氏曰
桓弑隱雖方伯連帥環視而來之恤猶有望也及
穀鄧自遠來朝則天下諸侯莫有可望者矣故特
去秋冬二時以見諸侯不能舉職吁春秋編年四

時具而後爲年如使是歲秋冬更有大事當書豈以一國一人之爲非併削二時而不載聖人編年之書無乃闕略而不備乎此闕文也自可存而勿論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左氏曰陳侯疾病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是以再赴而其日不同穀梁曰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也公羊恢呼灰反述也蓋以狂疾出而死於道路故不得其日或曰甲戌之下有闕事似爲書陳佗殺世子免而簡冊脫誤是以聯書二日此說得之義又見六年蔡人殺陳佗

夏齊侯鄭伯如紀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貶也案左氏齊侯鄭伯朝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無功此齊人滅紀初見於經者也春秋有復仇之義齊於紀有累世之仇義不容已而加之以兵固禮教之所許今爲盜竊之謀而潛師以襲人國是以春秋責之書齊侯鄭伯如紀而盜竊之狀見矣此書爵非爵也目其人而貶之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公羊曰仍叔之子天子之大夫也其稱仍叔之子

譏父老子代從政也左氏曰弱也杜注仍叔天子之大夫稱仍叔之子本於父字幼弱之辭也周衰卿大夫世其官必父死而子繼今仍叔子武氏子皆及其父之尚存而代居父處大臣耽寵固位惟恐失之欲及其尚存而見子孫之貴此春秋所以特書某之子來聘譏其父以及其子也或曰春秋比事之書每比事以見意去年書宰糾來聘名之所以貶也今茲書仍叔之子來聘不名亦所以貶也貴者以書名爲貶少且賤者以不名爲貶皆所以著其奬逆之罪也臣弑其君弟賊其兄王不能討又從而奬之以一聘爲未足復再聘焉故春秋於貴者則名之於賤者則微之以深致其意其論據正而無鑿故併錄之

葬陳桓公

城祝丘

夏而城非時也故書

秋蔡人衞人陳人從王伐鄭

此王師伐鄭不書王師伐鄭爲王諱也何諱諱敗也敗績於茅戎不諱此而諱之何也茅戎夷也敗王師不足爲諱鄭諸侯姬姓之國也以其與侵犯王略叛也王討叛而不能勝反爲所敗此王室之一大變春秋是以變文書三國從王伐鄭存君臣

之義以不天下後世亦褒三國之能以師從王也褒三國之從王所以責齊宋魯大國之不能從王者也胡氏謂王奪鄭伯政而怒其不朝以諸侯伐焉非天討故不稱天愚考當時之事桓王伐鄭亦有不容已者自周室之東諸侯不稟王命者有之而未有叛王者也鄭莊以周人畀虢公政命祭足帥師取成周之麥禾以人臣而稱兵犯上不曰叛可乎左氏謂鄭不朝王王怒而伐之舍其大罪舉其小愆故讀史者類以桓王不當輕於伐鄭不思稱兵犯上非特一不朝再不朝而可略未可專咎王而恕鄭也然王不稱天不得謂之非譏譏王失

馭臣之柄以致諸侯之叛又不能於師以是取敗以是而譏非謂鄭莊無罪而不當伐也春秋誅亂賊之書豈有不責臣子而專責其君者乎

大雩

春秋常祀不書書雩皆旱而雩也月令仲夏大雩帝用盛樂常雩也周官旱暵則舞雩旱而雩也左氏所謂龍見而雩者常雩也春秋所書雩二十有一皆旱雩也夫豈以龍見為拘譏不時乎公羊曰書雩則旱見書旱則雩不見其說是矣但春秋書法每變文以示異凡祀郊則言郊禘則言禘不以大言惟雩則書大雩蓋大雩帝天子事也雩山川

百神諸侯事也魯既僭郊禘因亦僭而雩帝是故書大以譏之耳或曰郊禘亦僭何以不書大曰郊禘一而已矣故不言大若雩則諸侯之雩與天子之雩為禮各異是故書大以譏其僭耳義已見僖十一年

蝝

書大雩見其旱也繼雩而書蝝見旱蝗之並作也

冬州公如曹

六年春正月寔來

周制唯二王之後封公今州公以公爵書說者謂外諸侯入為三公者虞公虢公之類是也左傳謂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明年來魯春秋書寔來謂其始如曹末乃自曹適魯閔其失國亦所以責之也夫以外諸侯入備王國之大臣外侮侵陵不能自存當請于王思所以為圖存之計勢窮理極死之可也今奔曹適魯擅去其封守託身於諸侯之國春秋書公書如曹又書寔來皆所以責州公而著人臣為天子守四封之法寔來二字傳記中儘多有之成二年傳王曰所使來撫予一人而鞏伯寔來者乃當時人之常言似不必過求或以寔為州公名非也此與春秋初年書祭伯來事雖不同意實相似皆惡人臣之外交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左氏曰紀來諮謀齊難也前年齊鄭以盜竊之兵
襲紀而弗遂因是啓釁且將大加兵於其國紀睦
于魯越境而謀公往會之義之不容已者春秋無
譏也是冬紀復來朝胡氏謂魯桓弑君之賊人人
得而討之而紀主之以求援其何以能國然紀實
危迫而有求於魯當時諸侯之國未有能與齊為
敵者惟魯望國紀之求之亦有弗獲已焉是以春
秋無譏至冬而復來則不能無譏矣
秋八月壬午大閱
書大閱者其非常事所當講者耳孫泰山謂大雩
大閱禘郊雉門兩觀之類皆魯之僭禮夫子脩春

秋不斥言故因事而見意愚謂武備亦國事之所
不可廢與其他僭禮不同春秋之譏恐不在是穀
梁曰蓋以觀婦人也時當淫姜煽艷之始魯君以
是為悅故特書以譏之穀必有所本當從之
蔡人殺陳佗
陳佗殺嗣子而自立為君再更歲矣今死于蔡春
秋書蔡人殺陳佗名以殺之討賊之義也書蔡人
殺陳陀與蔡人之能討鄰賊也臣弑其君子弑其
父夫人皆得而討前此陳人為衛討州吁今蔡人
為陳殺佗此鄰國之二討春秋所深與也治鄰賊
者有褒則黨鄰賊者在所誅斥五國之定州吁四

國之成宋督齊鄭之輔魯桓宋魯之扶鄭突春秋皆深誅而痛斥之此與國之四逆所以屢形之特筆者也夫使鄰國明討賊之義與國絕輔篡之姦則亂賊何自而作雖作無以成其亂此春秋所以書也而又有所謂特筆之三罪者焉衛人殺州吁蔡人殺陳佗齊人殺無知是也彼篡國弒君列於諸侯之會或既立踰年而春秋惟以討賊書不成其爲君此皆出於聖人之特筆非因乎舊史者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或曰三罪之誅固然矣亦有賊討而不明正其罪者何歟曰討賊而不正其罪討也齊之商人蔡之般魯之桓

既爲國人所君及其死也曠歲歷年假手於盜賊夷狄而後即正天討春秋雖欲奪其爵土同之於賊有不可得也公羊云佗淫于蔡蔡人殺之左氏謂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皆未得春秋書法之意齊田常弒其君夫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此亦爲鄰國討賊之義哀公不能用異時脩春秋書法間時時見之

九月丁卯子同生

左氏公羊皆以子生爲當時之盛事故聖人見之特筆吁此魯國一大變聖人動色而書之乃以爲喜有正也何不思之甚歟惟穀梁曰疑故志之時

曰同乎人也范注莊公母文姜淫于齊襄人疑其非魯桓之子故僉曰齊侯之子同於他人也穀梁此義與猗嗟序合此魯國禍敗之始桓所以弒由乎此也不然羣公何以不書子生惟此獨得書乎杜注謂十一公皆無嫡夫人子故子同得書以傳會左傳之說然亦無明證可考愚從穀梁之說餘義見莊元年不書即位

冬紀侯來朝

左氏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是歲夏會于郕以諮謀齊難及冬又來朝紀之求於魯者至矣卒不能有益坐待滅亡春秋之書之責紀不能自治其國苟焉圖存責魯不能憂人之憂急人之急坐受鄰國之朝而莫之或拯也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公穀皆以咸丘爲邾邑曰不言邾咸丘者疾其火攻也左氏杜注以爲火田咸丘魯地鉅野南有咸亭諸儒多從杜說然春秋於田即書田於狩則書狩今直書焚咸丘似非爲火田書也火攻之說爲是然疑有闕文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公穀以爲失國之君故名以朝之失國而來未有以朝書者也胡氏謂桓負弒君之大惡穀鄧越國

而朝之春秋爲其黨惡書名以貶之此論固正但當時諸侯黨篡逆爲會盟以定其位者齊鄭宋實爲首春秋雖因事誅斥未有以名書者此小國似不足深責歟或曰春秋初年魯最強而又僭用王朝之禮自通某伯某侯某子聘之諸侯朝之逆亂天道歲功不能成故不書故春秋因而貶之以見賓主皆有罪滕薛之並朝穀鄧之名通邾牟葛之旅見由魯人僭用王禮故諸侯以王禮朝之春秋因而貶之當從此義

是歲闕秋冬

伊川謂臣而弑君天理滅矣宜天下所不容而天子聘之諸侯朝之逆亂天道歲功不能成故不書秋冬與四年同曰然則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何以書秋冬曰四年與此明其義矣三國之來別立義胡氏亦祖此說愚於此不能無疑杜氏以爲史之闕文東萊呂氏以爲春秋以後之闕文據傳是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弑之自是遂篡有晉國此亦事之大者春秋未必不書其不見者亦闕文歟不容強求其說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義已見綱領明夏正中篇

春秋之春夏時也春秋之正寅正也愚既於篇首辨之矣此春正月而書烝謂冬事而春興之是以書譏烝之不以時也穀梁亦知聖人行夏時之說

矣故於此明言冬事春興之爲不時而諸儒之說
或有未然胡氏謂春秋以夏時冠周月引周禮大
司馬仲冬田而烝者以證正月之爲建子月則此
正月爲夏時十一月十一月而烝常事也春秋常
事不書此何以書乎則曰春秋非以不時書爲五
月再烝見瀆書也若五月之烝爲瀆而書止須五
月而一書可也何必再書而況五月之烝亦爲冬
事而夏興之聖人何以不譏其不時但譏其爲瀆
乎由是觀之是歲再烝皆以不時書愚於此得春
秋用夏時之一證乃若周官制度不與五經孟子
所言同先儒固謂書成而未及施用於天下至於

政令所施率本夏時仲冬之田亦夏時也田而烝
者仲冬事也今以孟春失時之烝爲仲冬常事之
烝不過求合左氏周正之說而非聖人行夏時之
本旨也既詳著綱領復於此申述其義焉

天王使家父來聘

或曰天王下聘逆人至於再而春秋無貶何邪曰
初而貶以正法也再而貶申著其義也至於三義
盡於前雖不貶猶貶也春秋立義大率如此學者
以是求之

夏五月丁丑烝

烝冬事也春烝之夏又烝論者謂桓公弑君篡國

懼宗廟神靈之有討是以一歲而再烝欲以是諂於宗廟而不知瀆祀之無福也春秋再書以示貶

秋伐邾

伐不書公貶也若大夫行亦當書帥師不書亦貶也未納謂邾儀父知義者也隱有遜于乘之心則即位三月儀父來盟桓有篡逆之惡則定位八年儀父不至桓憤其然故伐之責其不至也迄十五年乃來儀父厚於隱而薄於桓可謂知所惡矣

冬十月雨雪

是歲春正月烝冬事而春舉也而春秋所以譏愚既辨之於前則此十月乃夏時之十月何疑或曰

十月冬也冬而雨雪常也春秋所以書何哉曰春秋記異有著年者有著時者有著月者有著日者有年大有年著年也秋大水夏大旱冬大雨雪著時也此冬十月雨雪與定元年冬十月隕霜著月也不書日而書月雨雪與定元年冬十月隕霜著月人敗物而特記之耳范氏註引月令孟冬行秋令則霜雪不時必以此十月為周正之十月是春夏秋冬可得而變易萬萬無是理其詳具見綱領明夏正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公羊曰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遂事者何成使乎我也使我為媒可

則因用是往逆也女在其國稱女此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昏禮不稱主人者謂天子雖尊不自爲主人也有母則稟命於母無母猶當謀之諸父兄白於禰廟乃行古之義也然母命不可以行之於天下諸父兄亦不得稱於國中故祭公之來不言王使公羊子此義其必有所受矣左氏莊十八年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嬀歸于京師不言王使而曰虢晉鄭使之逆此不稱主人之明證也祭公何以來乎周制天子與諸侯爲昏則使同姓之國爲之主爲諸侯非王之匹也魯以周公之後爲王主禮其來舊矣穀乃云不正

其以宗廟之大事即謀於我其未然歟是時紀困於齊請昏於王室以爲圖存之計魯實主之王使祭公下詢於魯亦以是故耳祭公爲逆后而來無譏也祭公以遂事而往則有譏也大昏萬世之嗣王后天下之母藉令魯以爲可猶當復命于王告之禰廟先之以幣聘然後往逆禮之序也今桓王之命祭公乃令決其議於魯曰魯以爲可即用是往逆其簡禮而易昏豈不甚哉是以春秋一書而再譏譏王也亦責祭公也祭公身爲大臣任兼師傅不以禮正王甫問昏于魯即逆后于紀此春秋所以兼責之耳劉原父謂三公乃師傅之官與天

子坐而論道其任重矣今其來魯乃命魯以昏姻之事若是則大夫可也何必三公以爲任之重使之輕愚謂周之三公即宰相也天子不行親迎之禮而使其宰往逆所以重大昏之始其未爲失歟蓋祭公爲逆后出過魯審義乃行春秋譏其遂事而簡於禮非謂其以三公出爲譏也當是時賵妾聘逆皆以命其宰宗廟重事而使三公於禮不爲過春秋其無譏歟

則堂先生春秋集傳詳說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則堂先生春秋集傳詳說卷第四

桓公下 桓王十七年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公羊曰前既稱王后則其辭成矣今復稱季姜紀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愚謂自王國而逆則曰王后女雖在紀而后之名已正自紀國而往則曰紀季姜后雖在途而女之出必其本所自此諸侯女歸于京師之例也伊川曰書王國之事不可用無王之月故書時而已或曰借如正月日食則如何書之曰書春日食則其義尤明東萊呂氏似不以爲然曰史失季姜歸月春秋不得

而增也獨記其春耳當從呂氏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春秋於射姑來朝之後繼之以曹伯終生卒此責射姑以事親之終也禮著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夫所以詳記而備言者垂後世事親之法也今終生之疾已革而射姑朝于鄰邦廢視膳嘗藥之事脩奉幣相朝之禮其不憂親之疾可以見矣或曰以父命而出柰何曰此非存亡安危之所繫父命猶可辭也穀梁以世子伉諸侯之禮爲曹伯失正愚謂曹世子之來必不敢伉諸侯之禮魯亦必不待以諸侯之禮春秋所譏在於廢子職而治常事是以繼書曹伯終生卒以見其當親病而出失爲子之道耳許止亦世子也不謹於嘗藥幾罹大刑可不謹哉可不戒哉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穀梁曰桓無王其曰王以正終生之卒非也陳侯鮑卒在五年正月曷不書王以正其卒此書王不爲終生也胡氏曰十者盈數天道十年則一周人事十年則必變桓篡弑以來數周于十其數已盈

宜見誅於天人十年書王紀常理也木訥云是歲
齊衛鄭來戰于郎雖未能聲罪致討而聖人以跡
取之是以復書王於正月之上冀王法之可伸耳
合二說而觀庶得聖人之意（餘義見三國戰于郎）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此魯桓有求於衛侯欲為此會衛人拒而不許春
秋與之諸說皆以為譏衛侯失信非也自入春秋
弒君者衛州吁魯桓宋督三人耳州吁迄正天討
而宋督以賂故免魯桓者請昏以結齊割許以賂
鄭故得逭討至今而諸侯實不盡與也衛之於魯

親而非黨自弒君未嘗受其要結之賂今魯人請
以為會衛侯獨介然不從未幾遂與三國之兵偕
至戰于郎愚意郎之師乃衛侯所倡安知是時不
以討亂為辭而左氏乃以為三國來戰以鄭忽之
故忽一怒而連三國之兵必無是也春秋書公會
衛侯于桃丘弗遇繼書三國來戰于郎夫豈譏衛
侯之失信蓋幸其猶存一分天理以兵向逆人之
國夫豈以失信為貶乎穀伯鄧侯朝桓於篡弒七
年之後先儒猶謂春秋書名以貶此斥絕逆人不
與為會而謂春秋貶其失信必不然也善觀春秋
者須通前後文以求聖人之意不可以一句為一

事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自魯桓篡逆迄今十年始則鄭伯受許田之賂而與之盟繼而齊侯昏之媵子朝之甚而天王之尊亦遣宰渠下聘天理民彝幾泯滅而無餘矣今適當十年之期以人事而觀而知天心禍盈桓之惡亦將稔矣今桃丘不遇而三國之師不旋踵俱至天也左氏乃謂魯以周班後鄭鄭忽怒請于齊以有郎之師所爭亦細故耳何遽三國連兵而來愚以爲是師也不專以鄭忽之故彼齊僖鄭莊亦豈以一忽之怒而爲之輕動大兵伐人之國蓋衛連

齊鄭以問魯桓弑君之罪齊姻也鄭賄也非有討亂之實心不過誅求弗遂脅之以兵然春秋猶幸其以兵向逆有以警亂賊之膽故於是年特書王正月而秋之與冬惟書此二事不及他事方治篡賊不暇及其他此春秋意也戰不言勝負勝負未分也公羊以爲爲魯諱敗恐不然（餘義見于惡曹之盟宋之戰）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戰于郎三國皆爵莫其能討亂也卒無成功倏忽俱退以爲此盟是以春秋貶之三國皆人此三國之君也而書人豈得謂之無貶左氏謂齊衛鄭宋盟于惡曹春秋不書宋責不在宋也或曰三國既

戰于郎而爲此盟宋不預戰而預盟何耶曰宋亦將有討於魯故耳方督之弒君魯桓實取鄫鼎之賂宋莊豈無憾于魯是以求預此盟且將借三國之師更爲後舉魯人知之故自是兩年之間兩盟四會以有求于宋左氏莫測其故以爲魯爲鄭而請宋非也詳辨于下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春秋初年諸侯如魯桓衛宣齊襄晉獻皆禽犢無知不足深責惟莊公者則猶知名義之可貴既克其弟而曰寡人有弟不能教訓使餬其口於四方既入許矣而曰許大岳之後吾其能與許爭既稱兵犯上矣而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然而黨于宋魯之篡賊而怙其亂終身弗悔豈非利慾之心不勝其義理之心者歟故不得爲賢君然此一鄭也在莊公用之而有餘及其子孫迫于強國顛沛隕越不能自振以迄于春秋之終是以有國有家者必貴自強孟子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鄭之謂矣

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盟主執諸侯之大夫以王事而執之也宋非方伯連帥而擅執鄭之爲執政者鄭之執政非其臣屬

而甘於受其執而不以爲怒蓋相與共爲盜姦外
示執而中則同也左傳謂宋莊誘祭仲而執之曰
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以厲公歸
而立之愚三復當時事竊以爲仲與莊內外合謀
而爲此本非執也仲爲鄭卿柄其國者也豈得一
旦輕行爲宋所執又與突俱歸而遂立之當是時
立弗立其權在仲彼迫脅而爲之盟又何足以要
我而仲也出君納君若是之易邪蓋忽者鄭莊公
嫡子嘗有功于齊剛傲自大祭仲忌之故與宋莊
合謀更立弱君爲固位之計突既篡兄復不假仲
以權仲又出之而復以忽歸若仲者鄭之大盜周

若有王誅死而不以赦者也春秋先書宋人執鄭
祭仲繼書突入忽出著祭仲爲首惡也突非祭仲
無以遂其篡奪之謀仲非首惡而何公羊乃謂春
秋賢仲是以字而不名因是傳會而爲之辭有權
者反經合道之說誤天下後世豈不甚哉義又見十五年突出

突歸于鄭 忽歸

鄭有君而突自外歸篡也削其公子之號不繫之
鄭所以討也凡書歸有宜歸而歸之者有不宜歸
而歸者考其前後乃見突不繫之鄭去公子而書
歸明其爲篡也祭仲執而突歸突由仲而入也仲

名而突去公子皆所以誅也劉氏曰鄭突內因強臣之力曹赤外挾戎狄之援以奪其嫡而禍其宗春秋所惡也專治突則祭仲之罪不明專治赤則戎狄之禍不見故挈其上而易其下正謂褒貶非一歸字所可見考其前後乃識本旨

鄭忽出奔衛

鄭昭之立四閱月矣不稱鄭子而書鄭忽譏不能君也忽以嫡長君鄭名正而位定者也權臣悖弟內外合謀逐之曾無難焉其不克負荷亦甚矣是故名以奔之或曰詩人刺忽辭昏於齊以致失援而見逐忽之罪其在是乎曰否詩序雜出於後儒

之手未可盡據以爲不刊之論也案傳魯桓之末昏於齊也齊僖欲以文姜妻忽忽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辭之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民其謂我何其持論據正在當時未易多得厥後齊女之嫁於魯桓莊者曰文姜曰哀姜皆以淫亂而弒其夫斃其子忽之辭昏可謂有過人之先識但其才器淺薄不足以君國馭臣始立而爲權臣所逐再入而死於亂臣之手亦其所遇然耳要亦無大惡之可書詩人惜其無大國之助可也謂齊女賢而不取則非也齊女淫亂失道如此

尚何賢之有哉或曰然則詩人奚刺曰詩人之刺固當有之何至以狡童而目其君乎蓋鄭風刺狡童狂童者八三山有扶蘇之序刺所美非美其詩云不見子充乃見狡童言君子見棄小人獲用子充以目君子狡童以目小人也狡童之詩序刺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其詩云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正是刺擅命之權臣如祭仲等輩夫豈刺其君乎鄭風諸詩作於公子五爭之時突以少賤而篡其君兄有不可勝誅之罪詩人必不偏刺其君兄而獨遺其悖弟褒嘗之序云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狂童云者正是指突之猖狂妄行曰以篡兄爲事而當時諸侯無有能舉方伯連帥之職者而說詩諸公考之未精皆以爲刺忽愚讀詩至此不能無疑嘗爲說以辨正之詩人用意忠厚豈有目其君爲狡童狂童之理味詩之旨蓋刺突也或曰如子所言忽爲無過何以顛沛若是卒不能君以死乎曰剛傲而自大已見爲家嗣之日則其爲君也必以是而失衆但考之經傳不見其有大惡之可指詩人之刺不應遽至是故欲爲之一辨焉耳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或曰大夫會盟公侯禮歟曰諸侯更相會盟此衰

世事三代盛時所未嘗有也而公侯復不自行俾大夫往尸其事是之謂瀆盟何禮之足言然傳家以爲會伯子男可會公侯不可又曰在會更有諸侯則可以盟大夫其意以大夫特盟諸侯爲不可此亦傳家隨事而推之以爲之說耳大夫盟諸侯豈足言禮強國行之則爲伉弱國行之則爲僭而末流之弊諸侯大夫因是而外交強國以脅制其君如魯季衛孫宋華之所爲此其權輿春秋不與也柔者魯未賜族之大夫叔者蔡大夫叔其名也

義已見隱二年無駭入極莊三年翬帥師

公會宋公于夫鍾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義已見隱二年惡

二年之間兩盟四會惟宋之故春秋書盟會未有若是頻數者也而左氏乃謂宋莊挾其納突之功多責賂于鄭鄭不堪命魯欲平之會至五六宋卒不許於是魯鄭合而與宋戰愚謂魯爲鄭有求圖人情之所不免何至二歲中再會三會盟而復盟情狀迫切乃至於此乎蓋惡曹之會宋將不利於魯魯知之故二年之間兩盟四會備其事宋之禮求爲自免之計非爲鄭也然求者愈卑應者愈傲故卒至於戰春秋備書以責之責魯也亦責宋也

丁有一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公穀作紀侯

公穀以杞爲紀是也愚考隱二年紀子帛莒子盟于密左氏曰魯故也注謂莒魯有怨紀侯既昏於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紀帛字前輩以爲疑然紀莒以魯故而爲盟有自來矣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盟義併見下戰于宋此燕人南燕也南燕姞姓在鄭衛之間姞女爲后稷元妃周王業所以基也北燕姬姓在晉之北召公奭之後也昭三年北燕伯款奔齊稱北所以別於南二燕皆周家建國而俱以燕爲號豈受封之始便有南北之異乎史記謂北燕爲山戎所隔至齊桓伐戎開道而後與中國通故其見於春秋獨後此二燕之辨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左傳謂蔡人殺陳佗而立厲公厲公即躍公羊何氏注乃以躍爲佗子故削其葬疑佗子未必爲君史記世家躍乃太子免之弟殺佗而立與左傳所載不同姑存俟考

公會宋公于虛 併見下戰于宋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前此與齊衛伐魯戰于郎者忽也此與魯桓會盟

者突也突篡忽者也故務與忽相反而獨善於魯自是魯鄭遂合

丙戌衛侯晉卒 重書丙戌傳錄之誤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魯桓兩年之間兩爲之盟四爲之會以有求于宋左氏謂魯爲鄭故請于宋以求息肩宋不之許乃連鄭以伐宋蓋因魯鄭連兵傳會而爲之說非其實也夫爲人有求固鄰好之不能免何至奔走道途汲汲無寧日若此者乎蓋其盟也其會也皆魯所以自爲也愚於惡曹之盟闕之會既辨之詳矣魯事宋無所不至而宋莊乃不肯降心以相從其志在於責賂耳宋莊之篡也魯嘗取其鄧鼎之賂今宋人乘三國伐魯願自附以責鄧鼎之償其合也以利而已矣鄭突者篡忽者也忽魯之讎也突既篡忽亦願自附於魯以塞宋莊無厭之慾故武父之盟一請而遂獲以篡從篡自爲樹黨計其合也亦爲利而已矣春秋初年王綱已弛霸政未興宋魯齊鄭各立黨與喜而會會而同盟相與四顧而罔利怒而叛盟叛盟而戰復相對峙而爭利今日爲附明日爲禦率皆肆情於法度之外中國之大紛然靡所統攝幾底於亂故春秋於宋魯齊鄭之會盟爭戰詳記而備書皆所以貶也春秋之始

五六十年盟會爭戰大率皆貶宋魯齊鄭爲罪之首故於其戰皆目其君而責之論者或以爲春秋爵之失其言矣是役也魯君在而不書若爲之諱實亦貶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及戰義見莊二十八年

三傳爲說不同左氏以爲鄭與宋戰公羊以爲宋與魯戰穀梁以爲紀與齊戰愚以經旨而觀此兩相遇之戰也是時魯與紀鄭爲黨宋與齊衛燕爲黨齊之所惡者魯與鄭齊率三國而來非襲紀則攻魯而困鄭魯人諜知之率紀鄭待之境上伐其謀一戰而却之彼來伐此逆擊適相遇而戰故不書戰處齊侯序宋公之上齊爲之倡也或曰春秋何所與乎曰春秋皆所不與而責齊爲甚矣宋馮魯允鄭突皆篡國之君其罪皆當討齊方伯之國也仗義而討之夫誰曰不然今乃齊宋人以治魯鄭失其爲方伯之道矣春秋先書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目其君也又書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哀其民也齊以侯序宋公上坐兵首也或曰前日三國伐魯而春秋不與何哉曰三國與之今四國伐魯而春秋與之今四國之來衛爲之倡主於討亂故春秋與之今四國

來齊爲之倡主於治其私非義戰也是以不爲春秋所與春秋有事同而褒貶異者此類是也

三月葬衛宣公

衛宣死未葬而嗣子朔從諸侯及魯紀鄭戰敗績而歸乃葬其親甚哉衛朔之不仁也春秋不書衛子而以爵書絶之於名教也夫所謂金革變禮者不得已而用之今朔之從諸侯戰非爲社稷計亦相與逐利焉耳衛宣淫亂失道行同犬彘教之行於家者可想而知是不足深責而春秋垂法後世不容無責也（金革變禮義又見僖三十二年晉襄殺之戰）

夏大水

大水紀災也謂夏時之四五六月或以爲周正則夏時之二三四月失之矣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無冰

春秋書無冰者凡三皆在春月以冰政不舉而書也詩七月二之日鑿冰沖沖謂十二月取冰三之日納于凌陰謂正月藏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謂二月開冰月令周禮藏冰開冰與此略同春秋於正月二月而書無冰者謂藏冰薦冰之月而無

冰故書以譏之耳

夏五

胡氏以爲聖人因舊史而闕之此闕文也愚以爲此脩經以後之闕文若舊史有闕聖人必脩之矣何必傳疑以爲後世之惑蓋有舊史之疑而聖人因之而不革者將以垂法於後若夏五闕文實闕文也聖人何以不脩故曰此脩經以後之闕文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穀梁作禦義已見隱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義已見綱領夏五中

公羊曰御廩者粢盛積委之所藏也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乙亥嘗也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穀梁亦曰未易災之餘而嘗志不敬也孫泰山胡氏以春秋用周正紀事此八月嘗乃夏之六月書不時愚以爲春秋行夏之時此八月嘗時也常事不書以書爲其不易災餘而嘗志不敬也御廩所以藏天地宗廟之粢盛今前期三日告災天示之譴爲國君者當恐懼貶損以荅天戒改卜而嘗可也今不改卜而嘗是以天戒爲不足畏又不易災餘則祭其鹵率可知故春秋於災後三日而書嘗所以譏其不敬夫豈爲不時書乎愚於此又得

春秋用夏時之一證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僖公也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或曰穀梁子謂以者不以者也然則凡書以皆爲貶乎曰否有以貶者有以褒者此宋人以齊蔡衛陳伐鄭貶也去年宋齊衛燕之君動大師伐魯報宋之戰敗北而回實鄭人來救之力宋不知自反移怒于鄭復以四國伐鄭春秋坐宋以兵首書之曰以責宋也亦責四國也四國以其民爲宋人役賊其民者也僖二十六年魯以楚師伐齊取穀用夷兵伐中國亦貶也惟定四年蔡昭侯以吳師伐楚獨爲春秋所與爲其復世讎摧強楚大有功於中國故蔡雖小國而許之以吳吳雖強而命之以

從蔡此春秋褒善録功之筆因事而見者也故以之一字不可以例觀讀春秋者謹之其詳已著之綱領明例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求之爲言下之人有求於上也不足者求之有餘者也上之於下不以求言也今以天王之尊而徵需猥及於不稟命之侯始之求賻猶曰求其所當求諸侯不賻天子求之以愧之也繼而求車繼而求金非所當求而求而春秋以求書者見成周號令不行於當時而遜辭以有求非特責王深責諸侯之無王也職貢不供致勞王命下徵諸侯之罪

大矣公穀以爲專責王未盡經意

三月乙未天王崩王崩葬義見隱三年

桓王之始立周雖衰而紀綱法制猶未盡壞及宋魯相繼弑君王不能討又從而寵奬之天下於是始不知有王矣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曲沃之支奪宗圖篡王不能討更使尹氏武氏以共助之晉由是不克振以逮於亡鄭於周最睦王始即位奪鄭伯政以畀虢公鄭由是叛鄭當親而疏之曲沃當討而輔之坐此二失威令遂不行於天下至是崩祠子不克負荷七年而後葬是雖諸侯無王而王亦有以自取焉莊僖二君繼之崩葬皆不見録於

史周自是不復能國賴霸者興而祭號僅保焉耳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或曰前此突入忽出春秋書曰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所以誅篡賊而奔出君也今也忽入而突出忽嘗君鄭矣而書世子突實篡忽者也而書鄭伯何哉曰此舊史所書春秋存而不削示君不能君位雖嫡長終不能自保焉耳蓋忽之爲君曾不數月爲賊臣悖弟所逐以奔凶徒逆儔既戴突爲君反以忽爲未成君之世子舊史因其來告而書春秋存而不革一以示君不能君者之戒亦以見忽

以世子而君鄭異乎庶孽之干正者耳乃若忽書
復歸于鄭突則名以奔之則出於聖人之特筆書
復歸見位乃世子之當得復而歸之於其所書名
以奔著突之爲簒也春秋因舊史而垂戒戒之中
而寓深意一字之褒貶存乎其間似此更多惟潛
玩乃能識之耳項平甫謂是時忽爲君突在外忽
止稱世子突反稱君見突雖不正國人君之忽雖
正嫡而國人不以爲君也此論似是而非者也忽
雖不能君無失衆之大惡突雖以狡險竊位無及
人之盛美今謂忽不爲國人所君謂突雖不正國
人君之實不然也春秋辨分之書彼簒人之國違

道以干百姓之譽人懷其惠而戴簒賊爲君皆春
秋之所不與而況突者實無一善之可書乎此因
舊史而垂君之戒書世子正所以別異庶
孽之爲簒者其間自有微旨也或曰突之入春秋
執祭仲以見其所以入今突之出祭仲實逐之春
秋無討於仲何哉曰入而書祭仲所以志祭仲之
外交鄰國突之內結強臣以簒其兄皆所以誅也
出而不書祭仲以見君位非突之所宜居舉國之
人皆欲逐之不書臣逐討簒之義也而祭仲之罪
亦併見矣曰祭仲之納君可得而補出君之過乎
曰否忽之出祭仲之所爲而假手於宋也忽之入

祭仲惡突謀己出突而納之非爲忽爲正而彼納之以反乎正直反覆爲利耳出君納君繫乎反掌有帝王在上若仲者必誅而不以赦者也○復歸之例公羊曰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無惡考之經實不皆然也蓋有失國而得歸曰復歸者此是也有以罪見執而復歸者衛侯鄭曹伯襄是也有書歸不書復者衛侯鄭之再入不與之以復歸也蓋復有幸復之義出而得復復之於其所也若書歸不書復則徒歸而已此國君復歸例人臣之復歸不與此同復歸義又見僖二十八年及三十年

許叔入于許

隱十一年齊魯鄭入許既得之矣齊以讓魯魯不取以與鄭鄭不敢有而使許大夫奉莊公之弟叔居許東偏而鄭大夫獲居其西偏其意亦欲有之而未敢遽以爲己有懼衆之不與也至是死已五年突入忽出忽入突出鄭國多故許叔乘之復有其宗社非若逃亡公子自外而得入者比蓋有善之可錄無過之可書者許叔也或者乃謂許叔不告之天王請之方伯伸大義以復其國乃乘鄭亂而得之以是爲春秋所貶其不然歟是時天王之令不行於諸侯方伯連帥皆黨兇怙亂之人許叔

將以誰告其入
也有入之善者
衛朔之入鄭突
許既繫之於國復書字以入之與其能入無貶辭
也若以一字爲例而不深考當時之事則失春秋
之旨矣
公會齊侯于艾
左氏謂謀定許也愚以爲非十三年魯及齊交兵
未之有合而齊僖忽以死告令襄始立復與魯通
雖曰脩婚姻之好而彭生之禍實權輿於此春秋
書以示警焉耳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邾牟葛之朝爲公羊之學者曰桓行惡而三國相
率以朝之是故賤之而夷狄之此論不爲不正但
前是來朝若滕若穀若鄧猶存其爵此併爵而去
之後朝者罰過於前不無可疑耳董子曰爲天王
崩而相朝故貶得其旨矣此不惟相朝又累數俱
至僭朝王之禮不奔王喪罪也以朝王之禮而朝
魯亦罪也是故去爵以貶魯君不奔王喪而受三
國之旅朝魯亦有責責三國即所以責魯謂魯君
無貶不可也（餘義又見上滕子來朝穀伯鄧侯來朝）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或曰忽復歸而君鄭鄭有君矣突自外竊入亦以
鄭伯書何歟曰此亦因舊史之已書而存之以示
戒焉耳魯桓與鄭突同惡相濟出師輔篡至於再
三故魯史崇突而卑忽以鄭伯書春秋因之以示
戒程子所謂書爵以戒居君位者已不能保則人
將取之是其義也夫君之位一而已矣國有君則
自外入者賊也君不能君則自外入者寇也突者
忽之賊也鄭之寇也今自外竊入櫟人納之諸侯
之無道者與之忽爲君居內曾不能聲罪致討以
致臣民懷貳忽與子曇子儀後先死突卒篡有鄭
國甚矣夫忽之不能君也春秋雖存爵以示戒然
於突之出則名以奔之突之入則名以入之所以
著其篡兄攘國之罪也木訥有得於此其言曰諸
侯再入不至於國者惟鄭突入于櫟與襄二十五
年衛侯入于夷儀而已鄭伯突名而衛侯衍不名
衍書復歸于衛而鄭伯突不書歸于鄭此正與不
正之辨也衛衍之出國固其國也林父逐之而立
剽不正也衍入于夷儀待剽之死非篡也故聖人
不名以別之突之出也位固非其位乃篡也突入
于櫟將迫兄而出之謀再篡也故聖人名以見其
惡其後衛衍自夷儀復得衛春秋書之以明衍之
當有衛也鄭突居于櫟終亦入鄭春秋不書明突

不當有鄭也得春秋之意故備錄之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衛侯蔡侯伐鄭

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于曹夏四月

自去冬迄今夏三書公會再書伐鄭不間以他事

誅宋魯之輔篡而干正也人孰無義理之心忽之

正突之不正皦乎如白黑方圓之易辨忽在外五

年莫有伏義而復之者突甫入櫟五國之君翕然

來會如蟻之慕羶蚋之集醯其故何哉蓋宋馮魯

允以其所以篡者而輔人之篡不惟同惡相濟抑

亦惟利是趨鄭之土田鄭之重器有以蕩搖其方

寸故雖黨篡而燦義彼亦有所不恤矣蓋自東遷

以後王章埽地人紀廢絶至是大亂之極黨州吁

輔魯允成宋亂納鄭突傳所謂四逆四黨者其去

夷狄禽獸蓋無幾矣幸二霸出而正之此風稍戢

彼二霸者雖非純乎爲義之人然猶欲仗義理以

濟其權術如拂順助逆之事彼有不爲矣嗚呼當

桓莊之世其王霸之交乎王道熄而霸業興亦時

使之然耳○會于曹蔡先衛及伐鄭蔡序衛陳之

下此蓋以兵之多寡而爲先後耳不然何以會居

先而伐居後班序變於俄頃哉舊史據實而書聖

人存而弗革以譏宋魯擅廢周班倡亂而無紀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穀梁曰桓無會其致何也危之也范氏曰桓公再
助篡伐正危殆之甚春秋幸其得歸而致之愚以
爲非幸其歸乃所以著其過也自去年十一月會
而伐師未及息今年正月又會又伐歷三時之久
乃歸暴師一年爲是逆理悖常之事桓之惡亦稔
矣已篡弑未討前既會諸侯于稷以成宋之亂此
復合三國以輔鄭突之篡謂天下無王而敢爲此
也物極必復天討將加樂之禍且將作矣

附見明年十月鄭昭爲其臣高渠彌所弑立公
子亹又明年齊侯討鄭之亂殺子亹轅高渠彌

祭仲逆子儀于陳而立之春秋不書其後子儀
死鄭突自櫟入春秋亦不書或以爲缺文殆不
然也蓋君不能君者於其弑也略之不書所以
垂戒於後篡而得國者於其入也廢而不書所
以示討或曰齊襄討亂併不書何耶曰春秋不
以亂討亂也齊襄躬爲獸行怙淫姜以弑其夫
名教之大賊也十八年夏賊殺魯君其秋乃師
于首止爲鄭人討亂已之罪當討而未討乃討
鄭國之亂春秋削而不書不與亂賊以討亂云
耳

冬城向

左傳曰書時也若以周正而言則此冬乃夏正之八月八月非水星昏正之時何以謂之時有以見左傳自不能守其周正之說周家四時十二月不改於夏此一證也或曰時則不書此何以書曰爲城非其地將以啓釁故書以譏爾宣四年乃伐莒取向此城向必魯莒中間壤地相接處其名偶同立城於此必將以是召釁故春秋書以譏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公羊曰朔何以名絕曷爲而絕之得罪於天子也穀梁之說亦同惟左氏具述所從來朔之父宣公躬獸行納急子之妻生朔朔與其母譖殺其兄而

居其處因是有國衛人不義朔之所爲左公子洩右公子職因衆怒逐之而立黔牟此朔所爲奔也春秋不書所逐之人以朔殺兄篡國其罪固當逐是故名以奔之蓋討之也其後諸侯納朔而天王命子突救黔牟則知朔以有罪見黜於王而黔牟之立王實命之則黔牟不得謂之篡而朔非君矣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案左傳以爲平齊紀且謀衛魯紀甚睦魯爲紀謀所以爲自全之計蓋十餘年矣今齊僖死襄始立且將用師于紀故魯爲會以平之猶曰恤患救鄰之義而魯桓爲義之心不勝其爲利之心方爲紀

求成乃因而謀衛謀衛者助朔而攻黔牟以抗王命爲利謀耳義利不並行出乎此則入乎彼魯桓之用心既不能出乎正何以要齊侯之降心於紀爲之解讎而戢兵乎故夏五月丙午遂及齊師戰于奚烏在其爲盟也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翠軌切

說者謂隱公立之始年即及儀父爲蔑之盟桓公立十有七年始爲是盟蓋隱公賢君也故儀父願相附於魯桓公篡國之君儀父惡而遠之八年爲魯所伐十五年乃與牟葛俱朝至是始會而盟猶曰尋蔑之盟儀父之高風雅懷不苟於有所附從是可見至秋桓遂借宋衛以伐之隱之所善桓之所惡有以知其爲人矣書公會儀父盟于趡魯欲親之而不可得也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今年春魯及齊紀會盟于黃曾幾何日遽戰於此齊無信也魯桓自齊僖存時爲紀有求及襄之立繼伸前請遂爲黃之會盟襄不惟不從乃遽以兵加于魯襄之慢魯甚矣書及不書公爲公諱也凡書及而不書公有爲公諱者有惡其事而不欲書者隨事而觀可見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左氏謂蔡桓侯無子蔡人召蔡季于陳而立之公羊則以季爲歸而非立何氏注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害季季避而之陳封人死歸而奔喪思慕三年卒無怨心故賢而字之以獻舞與季爲兩人左氏則謂季即獻舞諸儒多從公羊之說謂季以讓國而出獻舞既立季乃自陳來歸春秋所以貴而書之與閔元年季子來歸義同皆字而歸之褒之也獻舞失國之君蔡季讓國之賢春秋二人之賢否具見書法而左氏乃謂季獻舞爲一人使賢者讓德隱而不揚愚竊惑焉未詳

是左氏而非公羊矣

癸巳葬蔡桓侯 義已見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及二年宋公和卒

春秋五等諸侯葬皆稱公惟蔡桓侯書本爵啖子曰蔡季之賢爲之請謚于王故仍其爵凡請謚天子錫之策書爲某侯史因而紀之東遷諸侯不請謚于王而僭稱公爵春秋因而書之臣子送終之不以禮也其論雖正然二百四十二年諸侯葬者皆稱公不應此獨異蓋公者諸侯在國臣子以是稱之美名也非爵亦猶大夫稱子死而皆繫之於謚美名之通稱者也以子之非爵而知公之非爵無可疑矣蔡桓侯之稱侯此簡冊傳錄之誤不必

強爲之說

及宋人衛人伐邾 義已見上盟于虛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左氏曰不書日官失之謂是日不書甲子爲日官之咎此亦缺文耳然其說謂日官居卿以厎日日官雖非正卿而其位望視卿所以重其事也後世爲日官者僅同卜祝何以使之任厎日之事必使士大夫明曆知天文者居卿以厎日其職乃舉耳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魯桓弑兄篡國至是十有八年天王不能討因而

善之彼篡賊者亦忘其爲篡久矣孰知亂自內作送死彊鄰以迄天誅而春秋乃於是年始復書王正月者何哉蓋所謂王正月者春秋所以垂一王之法非時王之法也其賞善也爲天命有德其懲惡也爲天討有罪討而曰天乃物理之必至人事之當然雖假手於他人而實天討之所在天討行而王誅亦伸矣春秋爲誅亂賊而作奉天討而明王法者也是以於正月之上復書王以正篡賊之罪而垂法於後世夫然後知不書王者十有四年春秋殆有深意論者以爲衍文過矣是歲由正月迄於歲終惟書魯桓所以死不聞以他事於此見

罪人
聖人之經爲誅亂賊而作
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案公羊夫人譖公于齊侯謂公嘗有言同非吾子
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使彭生害
之齊與魯雖爲婚姻之國盟會未幾而戰爭相尋
蓋敵國也公一旦與姜氏如齊殆天所以致其篡
逆之誅非人所能爲也方子同之生人已疑爲齊
侯之子則齊襄淫亂獸行實兆於未君國之先而
魯桓辨之不蚤以至此極蓋國君未有與夫人俱
寧者也今魯桓敗度違禮挾淫艷以適他國逐送

死焉春秋書公會齊侯公與夫人遂如齊公薨于
齊先書會繼書與書遂書薨夫人之淫亂失道桓
之死襄之殺併見而無以自隱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賊未討而書葬公穀皆以爲讎在外也愚謂賊苟
當討不以內外廢也蓋桓之葬與隱異隱讓國之
賢君而爲悖弟亂臣所弒魯國臣子皆有討賊之
義賊未討不書葬責臣子也桓篡國之賊魯臣子
爲隱復讎則桓在所討今而送死鄰國受斂艷妻
自其身而言固爲不幸自天討而言與州吁之死

於陳子禽之死於齊陳佗之死於蔡殆無以異魯之臣子尚不能爲隱復讎則於篡賊乎何有故春秋誅姜氏葬桓公明桓之死與隱異也若曰讎在外而非臣子之責石碏之殺州吁又豈以内外而間乎雖然聖人爲魯諱微見意而不盡其討賊之辭也誅姜氏葬桓公子同不書即位是聖人用法之深意也○春秋初年魯爲望國以周公魯公之威德在焉故也及桓公以篡弑得國務卑屈以寧諸侯之討魯自是始卑莊倚讎襄以自樹立魯益不振僖以權假季氏賢人君子無在位者自是國非其國降而愈下

則堂先生春秋集傳詳說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則堂先生春秋集傳詳說卷第五

莊公上 名同桓公之子母文姜周莊王四年即位

元年春王正月

三月夫人孫于齊

莊公不書即位夫人姜氏去族而孫于齊所以明王法伸大義於天下也莊公者子同是也子同生聖人特見之書法非爲桓喜也爲魯國懼也穀梁曰疑故志之時曰同乎人也公羊於桓之遇弒也亦曰夫人譖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也使公子彭生乘而殺之則桓之死坐子同故聖人既明著其事於猗

嗟序及脩春秋又特書子同生以見意是可不思其故耶蓋父有國而傳之於子子必嫡且長而後得在此位庶孽猶不得以干正而況於嫌疑之不謹遺謗國中百姓盡知之曰此非吾君之子厥父又因是以死而猶得竊居此位揆之人心天理天下大義斷乎有所不容是以春秋書王正月不書公即位而夫人姜氏去族而孫于齊明子同不得有魯國而姜氏之罪當討也然則當是之時孰爲當繼孰爲當討曰方魯桓之死於齊也魯有大臣必將上請于王下請于方伯連帥廢子同而立隱公之子夫然後正姜氏預弑之罪則繼世有其

人元惡誅大仇復而王法得伸魯國無事矣今子同挾強齊之援襲居篡位姜氏孫齊而旋返賊不討讎不復天經地義幾於泯滅而無餘由立非所當立魯無大臣故也春秋不書即位不與魯莊以君魯也夫人去族而孫絶之於宗廟爲魯桓討賊也夫豈繼故不書即位而已哉或曰如子所言春秋其不爲魯諱乎曰春秋天子事也所秉之法百王之公法也魯人小惡固爲之諱此其惡甚大有關於宗社之存亡絶續若併爲之諱無以垂法於天下後世然其辭微隱則亦爲之諱矣南軒張子嘗評武后中宗之事謂武氏唐之大賊當討中宗

不能君當廢中宗廢而後武氏之刑乃克正有得於春秋用法之意士不通春秋不足以當大事

夏單伯送王姬（公穀作逆王姬今從左傳）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公穀以單伯爲魯大夫天子召而使之左氏無傳杜預曰天子之卿也單采地伯爵也王將嫁女于齊使魯爲之主故單伯不稱使其義正矣單伯幾內諸侯爲王朝卿大夫奉命而來耳若魯大夫當以名書不當云單伯穀梁子明於復讎之義謂魯君見弒於齊使魯主昏與齊爲禮義不可受又曰仇讎之人非所以接昏姻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不

言齊侯之來逆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陳義據正又二傳所不能及也或曰天王嫁女使魯主之其來舊矣此何以書曰譏周也責魯也魯與齊爲不共戴天之讎莊王知此義則改命他國可也單伯乃於此時奉命送王姬於魯魯當陳義力辭不受亦未至得罪于王而魯莊幼弱無知不明復讎之義輒受王命爲讎國主昏彼非以共王命也內偪於其母外脅於強齊故爲此耳春秋常事不書此特書單伯送王姬不稱王使譏以非理之禮強使諸侯也又書築王姬之館于外責魯人忘大讎主嘉禮館雖築于外而禮實主於魯忘讎之罪終

不可遏也又其後娶讎女以爲妻躬如齊納幣尸女荀可事讎者無不爲矣由莊公自以爲齊出故知有母與舅而不知父讎之當報愚故謂子同不廢則魯無以伸大義於天下此春秋不書即位之意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錫命之禮在春秋屢見而其事不同或即位而見錫或歷年乃加錫或已死而追錫魯桓衛襄死而錫者也襄之沒也王使成簡公追命之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予敢忘高圍亞

圍策書之辭也魯桓錫命亦當倣此榮叔之來王不稱天貶也何休謂魯桓弒逆之人王法所宜誅絕而錫命於已殞之後悖亂天道故王不稱天此公羊學也范甯乃以爲非貶之所在疎矣春秋以一字爲予奪安有王不稱天而非貶乎或曰自宰糾而後王使至於魯者幾人矣王未嘗去天今榮叔之來王始不稱天其故何也曰桓之篡也前王既不能討使之倖保首領以沒今王又從而獎之已爲不可而況文姜者預弒其夫罪大惡極王復不能討而爲之錫命死者既釋逆桓以往之幾又貸文姜必不可貸之罪王綱盡弛何以臨制萬國

春秋於是去天以示貶孰云其非貶乎 義又見文五年王使榮叔召伯

歸合
會葬

王姬歸于齊

堯之女舜也書曰釐降二女于嬀汭詩序言王姬適諸侯而曰下嫁於諸侯曰降曰下猶有自上而下之意至春秋垂法則曰王姬歸于齊與列國女嫁諸侯者無異辭此出於聖人之特筆所以見陰從陽夫倡婦乃天地之大義不以天子女至貴而紊居室之大倫其慮後世遠矣由秦漢以來務在尊君抑臣列侯尚主夫屈於婦甚至降其父母下從弟昆不使以尊行而臨帝女于有餘年相承及

我朝列聖始明下詔言俾公主下嫁者脩婦道如禮經其春秋之教歟

齊師遷紀郱鄑郚

紀姜姓也與齊同所自出據傳齊與紀爲世讎連歲用師必欲墟其國而後已紀自知危亡不復能與齊戰但欲齊存其宗社而勿毀是以有入鄑之議議故齊人遷是三邑而紀付之不校以入鄑之議既定於前故也遷其民虛其地因遂亡其國暴橫至甚春秋所深貶也書師書遷言用大衆迫而遷之耳公羊以爲不言取者爲齊襄諱以其志在復讎也復讎之論有益世教但此遷三邑春秋所貶

不爲之諱也以齊人而遷紀之邑非戰爭攻伐而得是之謂取非其有而取之事類於盜不待貶而自見矣（義又見一年入鄑與四年大去其國及葬紀伯姬）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言伐則國也時莊公年方十五而慶父擅兵伐國或以爲邾婁之邑邑不言伐漸不可長故春秋書以示戒或曰主少其不可以動師歟曰主少國疑外有強敵存亡安危於是乎繫大夫以身殉國持兵過敵死生以之正也今餘丘者附庸一小國耳要不能爲魯患而慶父出師逐利此自爲私計稔成末年再弒之禍正由久擅兵權威行國中則無不爲矣

秋七月齊王姬卒

禮檀弓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即此是也此一事也自單伯送王姬至齊王姬卒春秋凡四書之曰王姬歸于齊曰齊王姬卒者繫之齊以著魯爲離國主昏之罪孫泰山曰莊公忘父之讎既主其嫁又主其卒不子之甚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姜氏身負弒君未討之誅甫除喪而往會其兄齊

襄方有王姬伉儷之戚未踰時而出淫其妹此天下之大惡覆載之所不容聖人爲是故筆之春秋聯書之比而誅之也趙子曰此姜氏齊侯之惡亦以病公也曰子可以制母乎曰夫死從子通乎上下況國君乎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耳魯莊是時年及弱冠亦可以自強趙子之責甚當

乙酉宋公慶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未賜族例見隱三年無貶入極

穀梁曰溺者公子瀕也其不稱公子惡其會仇讎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此論固正但春秋始年未賜族之大夫不皆有所貶此會齊伐衛則貶也不必以去族言書齊則父讎也書衛則同姓也會仇讎而伐同姓不加貶斥而義自見者也或曰衛朔在齊此會齊納朔非成父志乎曰納朔者父惡也不能復父之仇而成父之惡滋不孝也是時莊年十有八固未可責以舉兵向讎國而寢苫枕戈弗與共戴天者子之志也既爲之主昏禮復與之連兵伐人則悖之甚矣烏得無貶

夏四月葬桓王書崩不書葬義初見隱三年

五月葬宋莊公

天王不書葬義已見隱三年至是桓王書葬責嗣君也王崩七年乃葬傳者以爲卻尸而求諸侯是時周家無大變故而天王之喪緩葬至是嗣君不克負荷從可想見矣匹夫莫不葬親匹夫而不能葬其親曰生無以養死無以葬以爲人生之大戚周室雖衰王畿之內幅員千里有臣有民乃緩葬其親至於七年之久不子不君無以自立於覆載之內故莊王崩葬春秋皆削不書著其不能葬親之罪也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傳者於春秋書仲書季輒目爲書字既目爲字遂謂春秋之不名之所以褒也於是曲爲之說以求其可褒之善坐是故失春秋之旨者多矣此紀季者名與字不可知而公羊以爲春秋不名之者賢之也爲其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後儒多祖其說愚三復經旨見其爲貶而非褒也齊人連歲攻紀諸侯莫有救之者紀於是大懼乃俾厥弟季先以酅入于齊冀宗社之猶血食耳此亦甚不獲已而以爲春秋賢之必無是也夫遷國以圖存者古有之而宗社則危而猶存也割地以苟生身爲匹夫而依仇讎之國初無寸善之可書徒以君命往何異乎以邑叛者而傳者賢之後儒因之大率

以季爲字而求其所以不名之故甚者謂季自辱其身以全其兄之高辱則有矣不能保有宗社去爲匹夫奚有於高愚恐後之人生當國家危亂之際率先叛去苟事仇人以圖朝夕之安者以紀季藉其口是以不得不辨耳然則子何以知其爲有貶乎曰春秋書法凡諸侯大夫公子奔而返國曰入猶皆有貶此以紀之邑而入于齊書曰入者惡其入也如鄭莊以鄭之祊而歸之於魯謂之爲襄可乎非歸而言歸非入而言入是所謂貶奚褒然則鄭之歸紀之入亦有異乎曰鄭以賂而進言歸罪之也紀以急而入言入言其有所迫而後入弗獲已焉耳

冬公次于滑

此謀救紀也救而書次不與之以救也紀自桓之始年即依魯以爲自全之計魯不能爲之深思遠慮反摟之以敗齊搆怨愈深至是爲齊所併莊於義當救而童年未有立志父讎且未暇問況於拯他人之危急乎春秋書次于滑言其無往救之實徒次而已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穀梁曰饗甚矣甚之爲言以前者會于禚而無討今復饗于祝丘播淫於通道大都天王不討方伯

不問人理絶矣或曰夫人之孫也既去其氏今而會饗乃復其氏何也曰非復也去氏所以誅其逆加氏所以著其淫齊襄出而姜往會焉禽獸之無別也春秋前去其族今與之以氏蓋示之以有別亦所以討其亂倫之罪

三月紀伯姬卒

此紀裂繻先所逆内女也穀梁曰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爲之變卒之也范注禮諸侯絶旁期姑姊妹女子之嫁於國君者尊與己同則爲之服大功九月蓋以其匹於國君尊與己同故不以絶論若嫁大夫則無服無服則不書卒考之經内女嫁於諸侯而書卒者十人其間復有出而歸者焉至於卒葬皆書則紀伯姬及叔姬與宋共姬三人耳伯姬以國亡爲齊所葬愍而書之叔姬伯姬之娣國亡夫死守節於鄫特録其葬非例也共姬則遇災而終節行顯著是以卒葬皆書後之傳烈女者其春秋之遺意乎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是時鄭有二君突在櫟子儀在鄭此遇于垂者或以爲突或以爲子儀也然則此二君者其孰爲安能與諸侯遇必子儀也然則此二君者其孰爲正曰皆非正突爲甚突之立以弟篡兄王法所

必誅也昭公既返國突乃入櫟以叛未遑討而昭公爲亂臣所弒祭仲逆子儀於陳而立之子儀君鄭十有四年人無異辭以其得之於外非有求而得異突之爲篡耳爲子儀者當請之天王謀之方伯連帥思所以自定其位者而十有四年僅擁虛器烏在其爲君也春秋於垂之遇而書鄭伯非遇之也示在櫟之篡耳非君也乃若衛衍與剽其事與此相似而不同

紀侯大去其國

公羊曰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

復讎也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九世矣九世猶可復讎乎雖百世可也復讎之義大矣公羊子於此發之此孔門高弟得之於聖人而傳以示後世公羊子有所授矣諸說多不取愚甚惑焉蓋滅國者春秋所惡也齊襄滅紀自初迄終春秋不從滅國之例則以齊襄所仇者復仇之義異乎其他滅人之國者耳紀侯所以爲善非爲其以鄰入于齊也以去之三年而民之從者未畢猶有太王去邠之風民猶戴君故聖人不忍遂以滅書凡皆以垂法於後世耳大去云者永去之辭如婦人不終于夫家以絶爲大歸亦豈以大歸爲褒哀其去而不可

復迓耳胡氏謂聖人與其不爭而去不與其去而不存夫不爭而去去而遂不復存聖人何取直與其得民未忍絶之耳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前輩謂滅人之國而葬其妻豺狼之行婦人之仁是固然矣然此春秋書齊襄滅紀之終事愚三復經旨不見其有貶辭則公羊子所傳信乎其有所授矣嗚呼齊襄躬獸行負天下之大惡而春秋猶不沒其復讎之善所以媿乎爲人臣爲人子不明復讎之義忘君親而事仇者耳周幽王死於申侯之亂而平王親申侯而不以爲嫌魯桓公死於齊

襄之殺而莊公事齊襄而不以爲怨春秋明復讎之義正惟二君故其可忽諸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公羊曰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焉譏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與讎狩也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爲大譏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穀梁曰此齊侯而曰人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爲卑公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也春秋於魯莊之世揭復讎大義以示天下惟公穀知之故於襄之滅紀

莊之會齊而拳焉後之言復讎者實昉乎此故愚謂春秋垂世之經法自公穀而發之孔門高弟親得於聖人者也彼謂東三傳於高閣者用其學而廢其言者也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既會既饗其無憚亦甚矣茲復往會於師不言與齊侯會于師而曰如齊師師者用武之地是時齊侯出師何向而姜往會之豈非懼四鄰之有討而挾齊師以爲逭死之計與蓋曰曾曰饗所以著其淫此其言如齊師者變文也

秋郯黎來來朝

郯附庸也其上世出於邾未王命故名之其後數從齊桓會盟尊周室王命爲小邾子邾與郯爲同姓皆附庸小國儀父若字傳者以爲貴之是以字之黎來若名說者以爲夷之是以名也儀父初無可書之善黎來亦無可名之惡此因名字之異而強生褒貶其實名歟字歟在當時已難深辨而況於千百年之後乎若附庸當字則儀父與黎來皆謂之字可也若當名則皆名也不可以此爲褒貶愚於孔父祭仲既詳辨之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書王人之始

穀梁曰人諸侯所以人公也人公以其逆天王之命也又曰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善救衛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愚謂救固善也而王師不言救諸侯相攻而諸侯救之夷狄内侵而方伯連率以兵救之可以言救今諸侯擅兵伐國王不能令而以兵救之救非所以施於王也蓋伐之為言天子事也而諸侯以之救之為言諸侯事也而天子以之以見當時諸侯之無王而名分幾於埽地聖人作經垂訓于諸侯之伐則削其爵而人之于子突之救則正其名而王人之所以明君臣之分而

正五國無王之戮其義精矣王人不獨微者凡書王人皆以責諸侯之抗王也僖二十九年王子虎及諸侯之大夫盟于翟泉虎非微者責諸侯大夫之抗王人故以王人書是役也五國伐衛將以納朔王人救衛為黔牟也或曰衛朔以父命而立黔牟以王命而立是二人者皆有所稟其孰為正曰奉王命者君也拂王命者逆也諸侯有國雖受之於父而其厥父若祖實受之於王故諸侯世子之立必稟命于王其或無嫡子而以庶孽為嗣亦必王命之而後得繼承於其國朔者衛宣麃聚之孽讒殺其兄而篡居其位本無得國之望衛宣死朔

立旋爲國人所逐公穀二傳則謂朔實得罪於王
以奔而黜牟之立嘗請命于王而王許之以立矣
夫以康叔之裔奉王命而君國豈不愈於麇孽之
爲篡者乎今五國悖義亂常王所與則伐之王所
黜則輔之卒敗王師而納朔於衞放黜牟於周是
之謂逆明王在上五國之君皆當誅也故春秋人
五國而尊王人所以明君臣之分而正五國無王
之戮而衞朔之罪亦無所逃於斧鉞之下矣自入
春秋諸侯再叛鄭莊侵伐王略及王戰與此五國
連兵伐衞而抗王師皆叛也是謂初年之二叛
夏六月衞侯朔入于衞

公羊曰衞侯朔何以名絶曷爲絶之犯命也其
入何篡辭也穀梁曰不言伐衞納朔何也不逆天
王之命也入者内弗受也何用弗受也爲以王命
絶之也朔之名惡也朔入逆則出順矣朔出入名
以王命絶之也愚謂春秋書王人救衞以見黜牟
之立王實命之黜之立爲正則朔之入爲逆書名
以入著違命之戮也若只以入之一字定其予奪
豈能盡春秋之意

秋公至自伐衞

穀梁曰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不致則無用見公
之惡愚謂出而至必告于廟禮也今公之是行輔

朔之篡而納之于衛又敗王師以歸一舉而二罪從之將何辭以告書至自伐衛不與其至也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穀作衛寶

諸侯連歲伐衛其志在於得賂耳此歸衛俘三傳皆以爲寶蓋齊人取衛之寶分以與四國書魯人受賄而四國併見矣桓莊二公皆黨篡逆以要厚賂宋之鼎衛之俘其事之尤著者也聖人爲魯諱故於郜鼎則曰取之宋言宋人以歸于魯非魯取之於衛寶則曰齊人來歸言齊人以歸于魯非魯取之皆諱賂之辭所以存其善惡之心而垂訓炎

後世穀梁曰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使之如下齊而來我然得書法之旨矣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夫子刪詩齊風存者十一篇而襄之內亂獨居其四南山敝笱載驅猗嗟是也敝笱譏魯桓不能防閑其妻事之順而易者魯桓不能謹之於始防閑其母事之拂而難者魯莊豈能制之於終方是時莊以童穉之年挾強齊之援臨制其臣民雖欲防閑其母其道無繇故愚謂子同不廢則魯無以伸大義於天下夫子於齊風而存四詩於春秋而書姜與齊侯

爲會爲饗凡六見焉皆所以示王法之誅而垂訓於後世是歲姜及齊侯又會于穀惡亦稔矣明年有無知之禍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三傳解釋不同左氏穀梁得之左氏曰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杜注辛卯八四月之五日月光尚微無雲而恒星不見由日光不以昏沒故也如雨之如而字也夜半乃有雲星落而且雨也穀梁夏四月辛卯昔恒星不見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不見者可以見也竊詳左氏穀梁之旨蓋曰沒至於星出之時恒星不見日光猶存也至夜半星隕而又有雨於義亦通此天所以大警當時僭竊暴慢之諸侯而扶周德於未墜也曰君象也夏時四月乃正陽之月日光欲入而尚明此周德雖衰而天命未墜之證恒星者諸侯人臣之象是時齊宋魯鄭之君黨篡賊稱兵犯上有欲叛之萌楚夷也復僭王之大號有憑陵中國之心天不見恒星所以警策諸侯之叛者且將示以譴罰故恒星不見至夜半星隕而雨誅其尤無良者也明年齊諸兒始迄天討桓公入率諸侯尊天子攘夷狄以安諸夏豈非畏天戒而脩臣職者歟

秋大水無麥苗

此夏時之十八九月也以是秋大水失於種麥是以田無麥苗杜氏以爲夏正之五月周之秋平地出水漂蕩熟麥及五稼之苗非也或曰秋而種麥無乃太蚤計乎曰月令以仲秋勸種麥毋或失時則課種麥乃秋八九月事秋而失種是以田無麥苗彼謂春秋用周正者以爲大水漂蕩熟麥及苗於義未通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春秋一饗三會禘穀齊地姜往會也祝丘防魯地齊侯來會也此淫會也當時蝨行鼠伏亦豈謂人皆知而良史書其時書其地有不容掩焉者聖人因以誅姦而垂法於後世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侯陳人蔡人甲午治兵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秋師還

此一書自歲首迄于秋暮傳者皆以爲爲伐郕之故愚竊疑焉夫郕小國也前此爲齊鄭所入浸微浸弱不能國矣而魯莊次于郎以侯陳蔡又治戎整軍若將臨大敵其必不爲伐郕也而聖人所以聯書而不厭其煩者殆有意焉而傳者亦未知之也魯莊之生至是二十有一年彼自以爲出於齊

倚齊爲援無復爲父報讎之志而聖人猶望之以復讎之事春而師次于郎以俟吳人蔡人不言師所向也甲午治兵猶意其整軍經武將有所爲也自春徂夏暴露師徒卒之及仇國伐同姓復爲仇所賣無功而還乃書以貶之凡公自將必書此二見之書法皆不書公次于郎不書公及師還不書公至而書師還皆所以貶也不書公及師還不書公至而書師還皆所以貶也愚觀當時之事意魯人次郎以待陳蔡其君臣始謀將以有爲不爲圍郕之故而次而俟而治兵也因陳蔡失期不至是夏乃及齊圍郕改計而圍郕非其始所經畫故郕降于齊仲慶父請伐齊師猶有憤激未平之氣豈非魯人至是不堪仇讎之無道始有出而謀之者其事秘史闕書不容強求其說故公羊於乾時之戰以爲臣下有復仇之志而公獨不許其必有所本嗟夫莊公知有母而不知有父隱忍事仇未幾而仇亦殄滅無復仇之日矣惜哉○此一節其始也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其後乃及齊圍郕其中又治兵春秋殆有深意而傳所不載不容強求其故姑闕疑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或曰諸侯以無道見弒春秋或稱國以弒或稱國人以弒言其有以自取也齊襄淫亂不道今而見

弒亦天討也春秋爲之從州吁弒之例削無知族
以正其弒君之罪何哉曰稱國以弒稱國人以弒
彼弒君者無竊位之心也無知弒君自立爲若君雖
無道而無知志存乎篡罪在不赦若之何無討故
從州吁之例去其族而以賊討之胡氏乃云無知
不稱公孫而以國氏罪僖公也僖公不以公孫之
道待無知使之恃寵而當國以此召亂故罪僖公
愚三復此說殆所未喻也使無知者當子少國危
之際弒君篡國歸罪於僖公猶可也今齊襄居位
既久威福自己無知者亦既廢絀不用彼因齊襄
荒淫不度乘間伺隙而殺之豈得復歸罪於僖公
乎春秋去逆人之族而曰貶在其先君以此爲澄
源端本恐持論太過而不能得聖人之意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春秋初年三罪三討衛人殺州吁也蔡人殺陳佗
也齊人殺無知也皆名其爲賊不以爲君此出於
春秋之特筆非因舊史而書也或曰齊之商人楚
之虔弒其君自立爲君及其死也不從州吁無知
之例何耶曰州吁無知之篡不爲國人所君旋即
大刑故書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善衛人齊人
之能討賊也乃若齊之商人楚之虔曠歲歷年然
後假手他人以迄天討既爲臣民所君雖欲用州

吁無知之例名之曰賊以匹夫討有不可得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齊襄之存也魯莊幼弱不但無復讎之志而強弱之不敵猶有以藉其事讎之口今襄也既迄天誅魯有可乘之釁伸大義而伐之尚能戢讎人於既死而魯莊屈國君之尊而及齊大夫盟將納糾焉是不過爲植黨市恩之計於復讎乎何有書及齊大夫盟以國君而盟讎國之大夫貶之也

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 公穀於下文皆有子字

經書子糾凡再曰子云者當立而未成君之名耳杜注以子糾爲兄小白爲弟公羊曰其稱子何貴

也其貴柰何宜爲君也穀梁曰齊人殺無知而通公子糾于魯公子小白不讓先入又殺之故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聖人之經以一字定予奪糾再書子著其於序爲長此春秋予奪之所繫也小白雖繫之齊而不以子稱者所以示別於子糾不稱公子著其殺兄之罪也糾與白皆僖之子襄之弟也襄以淫亂得弒縱有嫡嗣於義當廢黜而立賢立弟正也立弟而以長亦正也由魯人納之也緩而小白以內援自莒先入據有齊國 昭十三年傳曰桓公有國高以爲內主故入之易而出師以拒兄既敗魯兵遂推刃於同氣此人倫之大變春秋書齊人取子糾殺之所以著桓

公殺兄之罪論者以前史有齊桓殺弟之語遂謂
糾爲弟而桓之殺之爲以兄殺弟愚以春秋再書
子與公穀二傳所載及史記世家而知糾於次當
立糾兄也桓弟也桓公殺兄之罪與攘夷之功各
不相掩聖人於春秋著其罪於論語錄其功似不
必以彼而廢此以後世之事而言如唐太宗之爲
君自是曠代之英主其平定海内之功與殺兄之
罪亦不相掩建成與太宗更相忌害爲太宗所戕
猶不免於清議之僇子糾既敗不過爲奔亡之公
子桓公必取而殺之乃已其用心慘甚視鄭莊克
段過之謂春秋無誅可乎○納字之例有三有書

伐而納者此是也有書納而不書伐者晉人納捷
菑于邾不克納是也有書帥師而納者趙鞅納蒯
聵是也是皆以兵而納納之正否經之褒貶不繫
乎一納字要當觀其所以納而後識書法之深旨
若執一納字而定褒貶則拘矣入字亦然有以内
援入者有以外援入者有當入而入者有不當入
而入以篡而入者褒貶亦不專繫於一入字許叔
入于許入之善也小白之入陽生之入突之入入
雖同而所以貶者則異觀經之全文與上下文乃
見以一入字而定褒貶亦拘矣（餘義見下文齊人殺子糾）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齊仇國可伐也以復仇而伐之魯莊之所得爲也今以納糾而興師意不在復仇也仇有釁而不討乃爲仇國納公子焉納公子豈無他國非魯國所宜納也此公自行不書公貶也此一說也公羊以爲魯人是行以納糾爲名而伸復仇之義公自行不言公復仇者在下也以臣下欲復仇而魯莊無其志是故貶之公羊必有所本此又一說或曰春秋爲魯諱敗乾時之敗獨不諱何哉曰先儒以爲及仇戰而敗雖敗亦榮是故不諱愚謂列國相戰爭一勝一負亦事之常本非國惡何有於諱而況敵雖而敗雖敗無傷也春秋必不以敗爲諱三復經傳是時魯人不堪齊之侵暴蓋有欲與之戰者故自是而後長勺乘丘再戰再勝憤惙之所成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前書納子糾糾所以稱子明糾於序爲長而當立也此書齊人取子糾而殺之明弟殺兄之爲不義也此桓公殺之而書齊人殺子糾以路人絶之絶之於天倫所以大誅斥之也魯不能納糾又舉以畀其不義之弟使受而甘心焉魯亦有罪矣穀梁曰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爲病矣得春秋之意

○齊桓始年之三過殺子糾也滅譚遂也降鄣遷陽也春秋書法功罪各不相掩亦是責備賢者之意學者不必曲爲回護有害春秋垂世之公法

冬浚洙

齊讎國也浚洙所以備齊也春秋幸其能與讎爲敵故於浚洙而書之以此爲絶讎之漸耳

則堂先生春秋集傳詳說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則堂先生春秋集傳詳說卷第六

莊公中　是歲莊王十四年齊桓公元年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此敵讎也讎伐我而敗之我之所得爲也春氏詐戰之例本不可用而況以此施之敵讎之師乎胡氏曰齊師伐魯經不書伐責魯也詐戰爲敗敗之者爲主故書魯爲主以責之愚謂胡氏以左氏記事之常辭而律春秋經世之大法非聖人意也齊於魯爲不共戴天之讎魯莊孱不能報更爲之納亡公子焉此春秋所爲甚閔欲其自強而不可得者也乾時敗歸齊人得志取子糾而殺之魯復不

敢校而桓公挾其殺糾之餘怒以兵加魯魯之師直桓之師曲春秋書法坦然易見也幸魯有君子曰曹劌明義正色與之爭於是有長勺之勝春秋幸魯莊能與讎國爲敵而又勝之書曰公敗齊師于長勺喜之也胡氏乃律以詐戰之例謂春秋有責于魯吁曹劌陳義如此謂之詐可乎春秋書法如此謂之貶可乎明於復讎大義者而後可語之以此讎雖殆讎國無時而可忘也自是魯及齊宋三戰三勝春秋皆以直敗書直敗者僅能卻而去之耳必如傳例是三戰皆及其未陳無是理也蓋大崩曰敗績小勝則書敗某師

二月公侵宋三月宋人遷宿 遷國之始

自莊公立宋魯久息兵至是以爭宿而有隙宿者介于宋魯之間小國也宋欲屬之魯亦欲屬之宋將遷宿以自近魯出師與爭春秋聯書之責宋也亦責魯也怙強以遷人之國宋固有罪大讎未報而以末節細故與鄰國構兵春秋所以爲魯責也遷國之例穀梁曰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遷有三義有自遷者有爲人所遷者有怙其強大而遷人之國以爲彼附庸者宋人遷宿齊人遷陽怙強而遷之也春秋貶而人之有爲外寇所迫而盟主爲之遷之者邢衛之遷是也春秋予之又如

蔡遷州來吳人遷之許遷葉楚人遷之則夷狄遷中國諸侯遷之而不能撫之者也惟邢衞之遷在春秋二百年中遷之最善者後莫有繼之者矣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齊桓公既殺子糾再以師加魯又挾宋而與之俱此桓公初年之過舉春秋書齊師宋師次于郎見其兵勢之盛止而未進者其謀叵可測耳魯莊乃能自將以禦之敗宋而卻齊齊仇也宋仇之黨也敗仇人之黨與殺仇亦等耳左氏不明春秋立義之所在每以直敗爲詐戰魯莊初年敵仇之兵四戰三勝吾以爲春秋幸其能如此無貶也齊之酖

曲又連宋與俱則貶也木訥乃云齊桓不忍鬬其民全師而反聖人許之吁有是哉齊桓既得國敗魯兵殺子糾忿心未已又爲長勺之役至是又與宋俱出師侵魯此豈不忍鬬其民者乎霸者所爲未能純乎天理初年之齊桓與中年以後之齊桓有若兩人當與而與當責而責聖人書法公如天地學春秋者不必爲傅例所惑（姑存于此）（據檀弓上篇乘丘之戰乃敗而非勝此亦經之疑也）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義已見桓二年蔡鄭會于鄧）

穀梁曰荆者楚也何爲謂之荆狄之也何爲狄之聖人立必後服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荆狄之也蔡

侯何以名絶之也何爲絶之獲也公羊亦曰曷爲絶之獲也曷爲不言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愚謂荆者楚之本號宣王之詩曰蠢爾蠻荆大邦爲讎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詩所謂荆即楚也當時固以荆而目之豈其初得封之本號歟及東遷以後兼并羣蠻斥地漸廣有熊達者求進爵於周天子弗許遂僭號爲王其革號爲楚亦當在此時僖元年春秋既書楚人伐鄭而頌猶以荆舒爲言中國之人未盡知之耳公羊以爲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謂春秋以漸進之其不然歟如吳如越如戎如狄其號始終惟一不以革號爲進

退褒貶也春秋先書荆後書楚亦因魯史之舊文紀其實耳若夫書荆而不及其爵不齒之以人則春秋所以狄之也爲其僭王而有憑陵中夏之心是故狄之徐與吳越皆以是故僭於夷狄非特一楚也劉原父曰吳太伯之後楚祝融之後徐伯益之後越大禹之後其上世皆有元德顯功通乎周室與中國冠帶之君本無以異惟其僭王是以夷之然猶不欲遂絶其類是以止不使與中國等下不使與夷狄均推之可遠引之可來此聖人慎絶人也此論固美然既以其僭號而夷之必其能削去僭號自同於齊晉之尊王夫然後可以引而進

之且是時戎有姜姓之戎狄有姬姓之狄皆自以
爲先代之後不特吳楚越爲然春秋雖欲進之彼
甘于爲夷有不得而漸進也不書戰而書敗夷之
而略之也著夷狄非中國諸侯之匹也不書獲蔡
侯而書以歸公羊謂不與夷狄之執中國諸侯是
也獻舞書名謂其不能死難而見執於裔夷也此
春秋辨内外之始故法度尤嚴其後夷患日深書
法與此少異皆爲中國憂非進夷狄也 義又見莊三十二年荆人來聘僖元年楚人伐鄭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公羊曰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凡書滅罪
在滅之者不在亡者此聖門遺訓公羊子有所授
矣此滅譚及十三年滅遂再書滅皆以著齊桓滅
國之罪方是時桓之功烈未聞於天下而先以其
私怒滅兩國焉春秋烏得無貶木訥乃引仲虺之
誥謂弱不自存則兼之亂不足治則取之有亡形
則侮之有亡道則推而亡之以爲成湯仗義以正
天下所存者大所亡者輕齊桓之滅譚將以示威
於楚聖人予其示威於楚是以書師吁有是哉行
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湯武不爲也仲虺以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對兼弱攻昧取亂侮亡而言
上文以言善善下文以言惡惡非乘其弱昧欺其

亂亡而取之也而況齊桓以私怒滅譚滅譚不已又滅遂聖人特書以示貶未訥駕空立說謂其滅譚以威楚聖人予之非但不得春秋之意又加誣於成湯之行事以此釋經實誤後學愚不得不辨若夫譚子奔而不名猶存其爵正所以著齊桓滅國之罪爲其滅無罪之國故不名云耳自是國滅而其君奔者不名楚滅弦狄滅温是也詎在滅者不在其君徐子章羽則以先服後奔之故名以貶之蓋以國滅而奔者義不事讎志存興復是以猶爲春秋所予國滅而不能奔甘於事讎而不以爲恥或爲所執以歸尤春秋之所賤惡者也以此示後世猶有國亡不能死甘於爲愍懷爲叔寶爲皓爲禪者吁可歎哉

魯滅國義見隱二年滅
夷狄義見宣十三年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左氏謂師未陳而薄之曰敗某師大崩曰敗績諸說多本之愚謂魯莊及齊宋三戰三勝春秋皆書敗公敗某師于某豈三戰皆未陳而薄之也蓋書敗績者大崩曰敗績是也書敗某師于某者僅能卻敵自救而已必持此一例以律其餘則窒礙而不可通矣魯弱國也莊公弒君也積爲齊人所欺有父之讎而不敢報今焉稍克自振春秋喜其能立

是以書是役也宋以齊故再以師侵我魯敗宋猶
敗齊也故無貶

秋宋大水

外災不書此所以書録魯莊之能恤災也魯與宋
比歲交兵然猶不廢弔恤之義春秋嘉之是以書

冬王姬歸于齊義已見元年冬

此魯莊受命于王再爲齊人主姬之昏書法不與
元年同者仇人已殄故也孫泰山曰羣公受命主
王姬者多矣唯元年與此書者惡公忘父之仇再
與齊接昏姻也孫公之論正矣然是時魯莊且將
請昏于齊惟恐其不能得則於奉命主昏復何所

恤春秋詳記而備書著魯莊忘親事仇之罪耳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叔姬者伯姬之娣紀亡伯姬卒齊人葬之因是見
叔姬者愚意其從紀侯大去其國至是紀侯死歸
于酅蓋以紀之宗廟在焉故也杜氏以爲自魯歸
酅非也是時紀既亡矣而春秋猶書紀叔姬者録
叔姬也録叔姬是以存紀於既亡之後叔姬婦節
不與紀俱亡也公羊謂歸于酅者歸于其叔叔其
可歸乎蓋紀之宗廟在焉義當歸也夫死無子而
終於父母家者非正也終於夫家正也紀侯雖死
於他國亦當祔于酅廟從其祖此禮之變其亦甚

可哀矣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春秋書弒君而及其大夫者凡三人皆所以錄死節也杜氏以名字爲褒貶乃曰仇牧不能豫警而遇盜無善可褒是以書名大夫死君之難而曰無善可褒其誤甚矣公羊子於仇牧而曰不畏強禦有得於聖人褒錄死節之意傳注每因書名而求其所以書名之故曲爲之說以貶之因書字而求其所以書字之故曲爲之說以褒之其病甚大讀春秋者不可不知也仇牧名也君前臣名禮之大節劉氏之義正矣或曰左傳大宰督亦死於此難奚以不得書曰督者即前日弒殤公殺孔父之人身負弒君未討之罪今復爲盜所殞此亂臣迄天討不可以死節言矣舊史固與仇牧同書聖人削之意意修經之際一筆一削似此更多宋萬南宮萬也以討故去其族（餘義見桓二年宋督之弒）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宋萬魯囚也佚獲而歸以一朝之忿弒其君更立君焉彼非當國大臣素執權持要之人而弒君立君國人靡然從之甚矣宋國之無政而閔公之不君也案左傳蕭叔大心及戴武宣之族舉兵討賊

南宮萬奔陳猛獲奔衛宋人皆取以歸正其典刑
立公子御說爲君其事與衛人殺州吁相類而春
秋不書良有故也宋莊與華督內外合謀弒殤公
而篡有其國周無王不能正其戮也今宋莊雖倖
免而嗣子卒以弒死華督首惡乃爲南宮萬所殺
此天討之加于亂賊者也萬雖有弒君之罪而所
殺者乃殤之賊故春秋不與督以死節而萬之討
亦併廢不書示督與萬俱有當討之罪也賊討不
書葬宋不告魯不會也

附見是歲莊王崩僖王立王崩重事也魯史廢
而不書春秋因之貶在王矣人君之身風化之
所自出莊王尊爲天子即位七年乃克葬親不
子不君無以寘名教之責春秋於其崩也削不
書所以著其緩葬之罪而垂法於後世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此齊桓創霸之始傳曰會以平宋亂春秋與之齊
侯書爵襄也諸侯書人著衆望之所同屬也或曰
孟子譏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而春秋於齊
之始霸爵桓公而人諸侯謂聖門賤霸豈其然乎
曰孟子談王道於衰世故霸功在所不錄春秋垂
王法以示萬世命德討罪賞善罰惡如元氣之行
乎四時洪纖高下各遂其性而共由乎王道之中

法即道也非王道之外復有王法也孟子謂聖人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言聖人之門不學爲此等事非盡廢天下之功而弗錄也而況霸者伯也古者分天下屬之左右二伯八州侯牧咸聽命焉周召分陝乃三代相承之制周衰二伯不建已久方伯有能以尊王室正諸侯攘夷狄爲事者是所謂伯也王道盛明中國尊安固何事乎伯王綱陵夷諸侯恣擅猶幸天下之有伯故夫子平日議論間有取於齊桓爲其能以尊王室正諸侯攘夷狄爲事也及脩春秋於北杏之會惟齊侯書爵諸侯在會者皆書人書爵貴之也書人示衆望之所同屬

也自周室之東威令久廢楚僭王而楚首叛猶曰蠻荊不足多責鄭莊周之卿士侵犯王畿射王中肩鄭又叛齊襄率宋魯陳蔡敗王人救衛之師而五國皆叛矣環視四方莫有能倡義尊王者桓僖之際周之不亡者幾希幸而桓公出焉毅然以天下自任文武成康之業所以未墜於地桓之功居多春秋之爵之豈徒然哉胡氏乃謂桓非受命之伯諸侯自相推戴以爲盟主是爲無君故四國稱人以誅始亂齊桓稱爵其與之也又曰誅諸侯正也與桓公權也必若此是權與正判然爲二也其首者見爵其從者有誅是春秋略其首而治其從

必不然也而況齊自始封爲方伯國桓公之興始會始伐皆以王命行之王人董之謂非受命不可且自入春秋以來宋齊魯衛鄭之君今日而會明日而盟惟以黨篡怙亂爲事今齊桓之爲此會曰以平宋亂南宮萬猛獲逃之未幾旋伏厥辜皆霸討之所及也自是數十年間篡弒之事頓息中國有所恃夷狄知所畏謂非桓公創霸之力不可故北杏之會春秋貴之無貶也因見陳止齋說有曰春秋始年諸侯猶知尊君親上及齊霸而諸侯不知有王論固美矣矯枉過直非事之實聊述此以附于諸賢之後

附見春秋之所謂霸惟齊桓晉文而已左傳言五霸或以爲商周之五霸或以爲齊桓晉文宋襄秦繆楚莊爲五霸愚謂襄欲霸而未能穆霸於戎者不可與桓文同日而語楚莊僭王而猾夏奚霸之足言故自桓文之外春秋皆不與之以霸已于綱領及之玆舉其略

夏六月齊人滅遂

左氏謂齊爲北杏之會而不至者固爲有罪罪未至於滅國也而戍之會而不至者私欲滅譚矣又滅遂此不過爲霸者假公義以濟私欲滅譚之有天下也以興滅繼絕爲拓上開疆之計先王之有天下也以興滅繼絕爲

事而霸者滅國不忌是之謂無王滅譚貶矣滅遂
又貶齊無所逃罪春秋於三年之間聯書二滅以
著齊桓之罪功過不相掩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胡氏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魯於齊襄爲仇今既
易世可以平矣是以春秋皆爵之而無貶愚謂敵
怨不在後嗣者謂疆埸小忿可以釋怨於易世之
後若不共戴天之仇怨無時而可釋如公羊子所
陳者春秋之義也魯莊於齊襄之未死也不以爲
仇而莫之報春秋責之屢矣及齊襄既死因納糾

之怨與齊屢戰敗之於長勺又敗宋郎齊於乘丘
聖人喜其能自強書以錄之猶望其能伸復讎之
義也蓋魯莊至是始壯而有知苟能因是二勝伸
大義於讎人已死之後猶足有辭於千載曾未幾
日而爲柯之盟矣聖人前日責之甚深望之甚切
及是而無責始以會明之常書之非與之也曰公
曰齊讒公與齊始特爲會盟也諸侯皆在而魯預
猶曰以從王事會盟之公也今齊魯特爲盟會自
是遂解讎釋怨請昏于齊朝夕奔走於讎國之庭
而不以爲媿蓋自柯之盟始謂春秋無譏不可也
春秋爲魯君頰賦臣子不能討賊而始爲平王莊

公不能復父讎而始故以齊襄之無道能復世讎則與之蔡昭之微弱能復父祖世讎摧強楚而入郢則大書以褒之大豈爲讎人之身已死而怨可釋乎胡氏謂柯之盟春秋爵之無譏而以公羊子復讎之論爲不然所關甚大不得不辨公羊所載曹子手劫齊盟事皆傳聞之誤辭非經意所繫故略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

案左傳宋人背北杏之會齊以諸侯伐宋請師于周王使單伯會之自東遷以來諸侯擅興兵相侵伐不復知有王室今齊桓用師于宋必待王人與俱彼非不足於力也以爲征伐當自天子出必如是而後有以服天下之心霸政之所先也公穀諸儒因元年送王姬之誤以單伯爲魯大夫失春秋書會伐之旨矣魯大夫出預會盟征伐不書字也此單伯乃畿內諸侯周之著姓即元年送王姬之人非魯大夫也於霸政有關不得不辨或曰宋當伐乎曰自入春秋宋魯衛鄭皆有無王之心皆嘗黨篡賊而違王命計其罪類當討也而宋爲大國所當先治今奉王命而往雖未造其國都而彼已知懼餘皆從風而靡矣曰北杏之會齊書爵此書人何哉曰此春秋責備賢者之道也前日北杏之會不請于王今宋人背北杏之會乃請于王而伐

之故雖與其尊王而書人以少之惟其與之以霸是故責之也備自是齊書人而序之宋之下者再二皆貶也責備霸者之道也

秋七月荊入蔡荊以號舉初見十年秒九月

魯桓二年書蔡侯鄭伯會于鄧左傳曰始懼楚也是時楚氛未張鄧人三甥已有亡國之憂至莊十年敗蔡于莘以獻舞歸及是入蔡又明年伐鄭十年遂滅鄧兵始於鄧侵及於蔡遂伐鄭而憑陵中國春秋書之著夷狄亂華之漸是行也入蔡而不有其以齊桓創霸猶有所憚而不敢肆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書單伯會諸侯以王命而會諸侯也序齊侯于宋公之上以王命予齊以霸諸侯也霸與伯同侯爲二伯序于公上其來舊矣齊之霸自此會始木訥謂單伯爲魯大夫四命之卿是以不名僻說也魯大夫豈有書字而會諸侯者乎僖八年公會王人諸侯于洮九年公會宰周公諸侯于葵丘公在會也今此公不在會而王人出會諸侯豈得強指單伯爲魯大夫乎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冬甫會鄄春又會焉春秋書以譏之也桓之意若曰去年之會王人臨之今日之會我尸其尊夫如

是而後謂之霸抑亦卑矣吁桓公管仲而果知尊王胡不及玆始霸率諸侯朝王取周召分陝故事而一施置之是亦二伯而已矣不知出此而以尸會爲尊其後晉文繼之霸終于不朝而坐致天王于踐土跡桓之所爲也是會也左氏以爲始霸非也十四年冬王人在會齊先宋始霸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姜氏即文姜也曩以如齊之故而遺禍於魯國齊桓所當遠嫌弗即以示儀于諸侯乃猶聽其來歸置往愆而弗問婦人有寧親之禮無寧兄弟之禮姜不足責而齊桓可責甚矣遂使之姜益無所忌

十九年二十年比歲如莒煽淫風於魯國哀姜之遺患再世桓有責焉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鄫

前已序齊侯于宋公之上今以宋先齊貶也案傳卽乃宋之附庸叛宋而宋討之齊桓以始霸之威而爲宋摟邾以伐卽將以結宋彼蕞爾小國摧敗槁落尚何以自存乎序宋齊上不與之以霸討也

鄭人侵宋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或曰宋齊衛合而伐鄭鄭可伐乎曰可伐可伐則何以序齊於宋之下曰伐不可以其罪也鄭昭以嫡子君國突與強臣合而篡之昭得返國突又與強鄰合而撓之據櫟之堅以號召党黨昭以弒死突之爲也齊桓始霸謂當督突前罪請于王明正其戮宣示遠近足以大警羣聽今爲宋而伐鄭非名也故貶之序於宋下不與之以霸討也

秋荊伐鄭（是歲荊始伐鄭）

鄭莊之有國也四鄰不敢褻視楚朝夕睥睨莫如之何也莊死嗣子不克負荷姦臣執其國命出君立君繫於掌握內亂仍作衰政畢露齊伐其北楚闖其南左撫右動幾無寧歲使莊公不以祭仲遺其子鄭國之禍豈至是哉鄭之衰亂姦臣孽子比而爲之也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公羊有公會字今從之）

盟非盛世之美事有能公天下而爲之盟尚春秋之所與也自齊桓創霸一會王人再會諸侯皆會而不盟至是始爲之盟小大畢至人心所趨頓異於前日蓋信而後盟不苟盟也是以聖人特書同盟以獎之在易同人初九出門同人無咎桓公其庶幾乎前日之爲盟者同宗之吝不足言也未訥

援周禮衆見曰同衆同而盟於方岳之下是謂同盟雖證得同盟二字但王巡守之禮不可施於霸國幽之同盟乃春秋特筆創義不必援周禮爲證然同盟有變例時之不同其義亦異此兩幽之同盟裹其同也及晉霸既衰楚氛日熾當咸靈景厲悼之際凡書同盟皆幸其猶能同乎中國非盟之盛者也又有天王崩不奔喪而爲盟與王人下預於列國之盟及其他義不應盟而爲盟者皆以同盟書則同盟之變例所以貶也學者隨事而觀可以得聖人之意是會也既褒其能同必不以公預爲諱當從公羊作公會

邾子克卒

邾儀父以附庸之國而得列諸侯傳者謂齊桓爲之請于周而命之曲沃武公以支宗而篡有晉國王亦以是歲命之爲侯邾子見錄於春秋而武公者名不登於簡牘其舊史缺書乎抑聖人以其篡竊不道削之而不錄之乎是時周雖浸衰而人心猶知戴上爵命必自天子出而後足以臨制其臣民而儁德不君乃以侯爵加之篡賊先自壞其法紀而王室之號令慶賞愈不行于天下矣嗟夫儀父之命出於齊桓之請而當時莫有議其非者當也曲沃之命出于天王之自爲而諸侯用是益

解體逆也此霸權所以益張而王綱所以愈替有國有家者其可不以是爲監乎

附見是歲僖王崩崩葬皆不書於春秋論者類以爲天子不告諸侯不會故不書是時禮敎雖壞鄰邦小國之喪葬魯猶使大夫往會豈有於天王而慢若此乎蓋周室東遷至於僖王愈不能君矣只以一事而言曲沃武公父子三世作逆弑君篡國有不可勝誅之罪而僖王乃于是歲將終之時命之以一軍爲晉侯前史謂武公滅晉盡以其寶器獻之僖王而得封王所爲若此謂天下事至是必不可爲殆不然也先正司馬文正公著資治通鑑始於周威烈王三十三年命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以爲是時周雖微弱名分尚存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併弃之先王之禮於斯盡矣司馬公之論甚大其實壞法亂紀崇奬篡賊命之以爲諸侯自僖王命曲沃始威烈王之命韓魏趙乃其末流之弊也周自僖王而後愈不能君職此之故舊史不書崩葬春秋因之良有以也或曰曲沃武公固篡國之君詩無衣何以猶有善辭聖人於唐風而取之於春秋而斥之詩

春秋之去取其不同歟曰子善問無衣之詩蓋
刺武公而非美之也其言曰豈曰無衣七兮不
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言其未受王命而先僭諸
侯之車服乃未受封以前之刺詩也序者誤以
爲美辭不可不辨也蓋唐風十六篇前後多刺
惟無衣序獨以爲美詩人用心正大豈有專刺
失國之君獨有取一篡賊乎詩序固不可廢亦
有元本無序後人以己意而強補足之要當辨
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是歲惠王立

公穀皆以鄭詹爲鄭國之佞人必有所本左氏以
鄭不朝而執詹愚謂鄭去年預于幽之盟曾幾何
時不應遽執其使蓋鄭國佞人爲突所信任桓因
其來而執之耳愚以春秋下文書逃來而知此執
爲春秋所與穀梁謂人者衆辭以人執與之辭也
但春秋凡執皆書人其執也有是與否不可槩以
書人爲辭要當隨事而求書法之旨

夏齊人殲于遂

遂者王國之遺民也齊人戍之恃其強大以陵暴
遺民遂之五族饗齊戍醉而殲之幾盡穀梁曰無
遂而言遂存遂也言遂猶有人也魯莊以千乘之
國甘於事讎而不恥遂之遺民鼓其餘勇猶足以

珍滅齊戍春秋特爲之書義之也亦以爲忘親事讎者之媿

秋鄭詹自齊逃來

前稱人以執執之是否猶未見也繼書鄭詹逃來而後知執之爲是爲春秋所與也逃者有罪而逃刑之辭鄭詹自齊逃魯魯輒受詹之逃而不以爲非魯亦有責焉耳齊人之執爲是則魯人之受爲非魯與齊雖爲讎而罪人逋逃非魯之所當受霸國執之而列國逃之罪在列國無可疑矣何休以鄭詹見用于魯卻恐未然魯之用事者不聞有鄭詹也

冬多麋

杜注多而害稼故書孫氏曰以有爲災而書者蝨是也以多爲災而書者麋是也麋常有之物今以其多而害稼故書以記異耳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穀梁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鄭氏曰一日一夜合爲一日今朔日日有虧傷之處未復故知以夜而食夜食則屬前月之晦愚謂夜食云者必在丑寅之間故晨興而猶可見則亦屬朔日之朝謂之晦日其不可歟

夏公追戎于濟西

左氏曰不言其來諱之也杜注戎來侵魯魯人不知去乃追之故諱不言其來此一說也公羊曰其言追何大其爲中國追也穀梁曰于濟西者大之也何大焉爲公之追之也左氏主戎備無素而言公穀主公自追而言前此公盟戎會戎皆不爲春秋所與今追戎以書法而言與公之能追公穀之說是也公若使大夫帥師以往則爲具文逐賊不足言矣今公自將而追之至于濟西書公追戎者嘉公之能自將而追戎也有國有家者以攘夷爲重事諸侯爲天子守土疆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攘夷狄以固諸夏此職分之所宜爲也諸侯若諉之大夫大夫復諉之士卒則皆望風退卻而國非其國矣○追有二追之速雖不能與戰春秋無譏此是也追之緩不能及春秋所譏僖二十六年公追齊師至于鄑弗及弗及云者追之緩不能及也

秋有蝗

穀梁曰射人者也杜注短狐也含沙射人爲災疏云一名射景謂其伏水中射人之影而人不悟其後慶父通于哀姜陰蓄異謀而公不能察以召末年之禍蟲爲之先矣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是秋周有子頹之難惠王出居于鄭之欒春秋不書義見二十一年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羊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兄之子也娣者弟也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又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可也左疏謂鄄衛地陳娶衛女爲婦魯使公子結送媵至鄄聞齊宋爲會將伐魯故權事之宜去其本職與二君會盟合此二說而經意見矣夫媵女事之常而盟者國之重事況於盟霸主而可以遂事往乎蓋結也送媵至鄄適聞齊宋爲會謀將伐魯故遂事而往盟將以伐二國之謀反以速二國之來伐其心則是於禮則僭是以有貶然細味經旨貶之中猶有與焉或謂結以僭盟召寇不然也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乃古義也公羊子有所授矣或曰公子遂會趙盾于衡雍遂會雒戎與此孰是愚謂結知齊宋將伐魯而往盟之忠也雒戎未嘗爲魯患而遂也擅盟之專也豈可以例觀乎

夫人姜氏如莒

此文姜也比歲再如莒春秋書之非特責魯亦責

齊也魯莊不能防閑其母猶有望於齊桓之正之前此姜氏如齊齊不能討遂使肆然罔所忌憚蕩遊及莒非唯魯之辱亦齊之辱也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齊桓之霸也魯獨會之後雖國可無會也其後及齊人戰又及齊人宋人戰雖國可與戰也又其後同盟于幽矣而齊宋乃復爲此來說者以爲魯受鄭詹之故或又以公子結遂盟有以召之夫結知齊宋之謀不利我故盟以伐其謀非結之召之也然春秋之書之責齊也是歲成周有子頹之亂衛師燕師稱兵伐周而立子頹天子播遷于外桓公不能討乃以三國伐魯前日創霸假王命以服諸侯今王室有難而不能以兵勤王是春秋所責也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夏齊大災

外災何以書爲魯弔故特書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穀梁作伐我公羊左氏作伐戎伐我與齊也伐戎亦貶齊也是時成周有子頹之亂五大夫以衛師燕師伐周而立子頹惠王出居于鄭之櫟齊桓身

爲盟主若罔聞知明年鄭伯虢公晉命于弭以兵討叛殺子頹及爲亂者王入于王城齊不能預也王室傾覆則坐視而不救戎来嘗爲中國大患伐非所先也去年伐魯今年伐戎大率皆逐利而自私于王室何有春秋人之所以貶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據左傳十九年成周有子頹之亂惠王出居于鄭之欒至是鄭伯虢公以師納王殺王子頹及五大夫之爲亂者王入于王城春秋不書是必有意而傳者缺焉嘗究觀周之所以亂前後如出一轍幽王寵褒女而廢申后逐太子申侯以犬戎作亂周是以東遷再傳爲莊王周之衰也滋甚而莊王復以嬖姚女寵子頹而召亂惠王播遷越三載乃復而惠王之身復爲惠后所惑寵叔帶幾欲動搖元子賴齊桓爲之正而帶卒挾狄師爲亂于他日比至景王又以寵子朝故馴致大亂前車之覆後車之戒幽王以是失國喪身而子孫不戒亂生嫡庶至于再三而未已嗟夫文武周公詒厥孫謀者若此而後世猶以是覆亡相踵愚意聖人脩經至頹帶朝之事重爲之太息書不書皆以寓戒厥旨微矣義詳見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自鄭突之入于櫟春秋蓋絶之矣及其殺子儀而
君鄭春秋不書其歸爲其篡國至再不與之以爲
君也今而死書鄭伯突卒及其葬書葬鄭厲公夫
豈無其故哉周惠王以子頹之亂出居于櫟諸侯
勤王者獨鄭與虢耳厲公雖有篡國之罪亦有勤
王之功是以春秋於其卒與葬而復錄之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王正月而下而書肆大眚此周肆大眚也惠王以
子頹之亂播遷于櫟去年春虢鄭納之以國之未

靖復爲號之符至冬而復歸成周於是爲肆大眚
以安反側非魯肆眚也爲穀梁之學者以爲文姜
罪應誅絶春秋書肆眚而後書葬明王法以示後
世其不然歟蓋春秋必有事而後爲是書法未有
當時無肆眚之事而創爲之書者也此周眚何疑
程子不以後世肆眚爲然愚謂眚災肆赦盛世之
美事然亦赦其罪之可赦者耳至後世有肆大眚
者焉則舉天下之人與之蕩滌垢瑕大布維新之
治非古者眚災宥罪之意然在後世有不得不然
者矣古之爲治也刑以輔教不主于殺至周衰羣
后放肆殺人族人皆出乎典章之外降而秦漢之

世專用重典以毒天下雖欲不赦其可得乎論者每與孔明大德小惠之語謂赦爲不然吁使當盛明之世刑罰無頗何以赦爲惟亂世多淫刑故不得不赦此救弊仁民之要務亦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之意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文姜親弒其夫淫奔于齊惡聲被于宇內律以常典有不可勝誅之罪屬周天子肆大眚適當葬時聖人書肆眚書葬比事以見義言天王失討有罪使之得以禮葬云耳或以爲齊君請于周赦其罪而後葬者非也肆大眚不專爲魯也○婦人從夫之謚至于末世有自爲謚莊姜定姒從夫也魯桓之夫人文姜襄之母定姒景王之后穆后自爲謚也宋共姬則又以節行彰著而獨得美名者也要以從夫爲正（魯有兩定姒襄之妾母自謚哀之妾母從夫謚）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左氏以御寇爲太子劉氏曰以爲大夫非大夫也以爲世子非世子也然而書者知其爲君之嫡也君之嫡雖未誓爲世子未可以稱世子然而已有可以爲世子之端矣故不可不重愚案春秋殺大夫公子例有三有書殺大夫者焉有書殺公子者焉有書殺其大夫公子某公孫某者焉殺大夫

專殺也殺公子公孫譏骨肉之相殘也殺大夫公子某公孫某又譏其不當使公族世其官復以罪而殺之也然此乃春秋之常法而變例則隨事見焉不可執一例而求此陳人殺其公子左氏以爲太子必有所本然不從目君之例則國亂無政爲衆人所殺非其君之罪胡氏之說得之不稱世子當立而未命

五月

春秋年之四時雖或無事必書首月以紀時變無以仲月首時者何休謂譏莊公取讎女不可以事先祖奉四時祭祀猶五月不可以首時鑿矣杜氏以爲文誤或曰五月之下有脫事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公羊曰此齊之貴大夫曷爲就吾微者而爲盟也穀梁曰不書公高傒伉也魯人忘君父之大讎請昏于讎國齊既許之而使高傒爲之先要魯以盟其傲魯也亦甚矣春秋之書之責齊也雖爲魯諱亦責魯也以下文書公如齊納幣見春秋之責魯深矣夫讎國以傲而加我不惟不怒反更屈千乘之尊與其臣伉盟又躬如齊納幣彼固無所恤春秋爲之諱之乃所以存其羞惡之心而垂法於後焉耳或曰文二年及晉處父盟與此同否曰其事

雖同其伉不同彼時公身在晉晉君不與公盟使其臣及公盟故春秋深責晉人之無狀去處父族以示貶此則齊魯均責焉耳蓋諱之中而有權度存焉不可以一律觀也又有諸侯之大夫來魯涖盟及魯大夫與諸侯爲盟者不皆爲伉必如處父高傒而後爲伉耳要當隨事而觀以求聖人之意

冬公如齊納幣

凡納幣不書此所以書母喪未再期請昏于齊又棄宗社之重往從讎女爲淫是故書以譏之不一譏也是行公羊子目爲陳佗其亂常無別有不可道者矣或曰魯與齊既爲會盟春秋無責今而通昏不亦可乎曰主夏盟者齊桓也今納幣而請昏者齊襄之女讎女也盟讎人之弟猶曰爲其霸也諸侯皆在不得不與於盟娶妻豈無他族必讎女而後娶其何以奉粢盛入先君之廟乎吁文姜親弒魯桓罪未討而死今桓之子娶姜之姪蹈覆轍而不以爲戒其愚不仁亦甚矣厥後哀姜通于共仲般以是弒皆跡文姜之所爲莊公實有以致之自作孽不可活豈不信哉

則堂先生春秋集傳詳說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